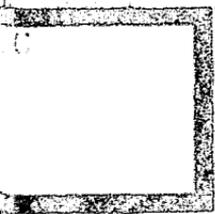


哲學名著叢譯

歷史唯物論批評

M. Henri See. 著

黎東方 譯



獨立出版社印行

MG
B.0
26

哲學名著譯叢

歷 史 唯 物 論 批 評

M. Henry See 原著

黎 東 方 譯

獨立出版社印行



3 1763 9525 3

編者之言

本書原由上海民智書局印行，茲徵得譯者同意，改由本社印行，原書刊誤之處頗多，並經譯者全部修正，又本年十月間譯者爲本社時代精神月刊唯物史觀批判專號撰著之「論唯物辯證派之歷史哲學」一文，思想之精闢，不讓本書，特爲轉載，列爲附錄。

譯者弁言

不負責任，不據史料的空辯論，結果自然是不負責任。離開環境的妄殺戮。唯物唯心本是玄學性的問題。不料中國討論歷史唯物論的人，更帶上固有的清談式書獃度。這篇譯文假使果然終不免於主觀的成分，那還是，譯者的動機確是想給今日政論家一個刺激。

本書的著者施亨利先生 (M. Henri See) 是，他自己經序中也說，一個站在“一切政治的社會的黨派以外”的人。他不但是個澈底的客觀者，並且是個終身的歷史家。他在歷史上的貢獻，尤其是在經濟史及歷史哲學上，在歷史的歷史上已經有了公認的位置。譯者以為只有這樣的一個重視經濟現象及哲理探討的老歷史家對於這個問題才有最大的發言權，這個人的著作的介紹才合今日的需要。

譯者自身因為民族生死的問題，政治上沒有能夠取超然的態度，但是在寫這本科學性的譯文時，自信是與一般地忠實，一般地沒有“顧慮到任何彥色的門戶”。至於本書的內容，當然全部地唯
——著者施亨利

負責，譯者自己的主張當然獨立於譯文之外。

名詞方面，譯者以為俗用的‘唯物史觀’，‘經濟史觀’等不能直接題，充分地，明確地表出原文的含義，所以儘量地改用書中的今名。

譯者於此深祝，從此‘科學的火把’將更光明燦爛
耀於東亞。

黎東方，

巴黎，

十七年九月

序

黎東方同志以所譯施亨利歷史唯物論見示，且索余序。余事冗，置案頭逾數星期，始得閱之終卷。施亨利自言『處於一切政治社會黨派以外，為純粹之客觀者。』不必顧慮任何顏色門戶之見。其剖析批評，恰如擘發，折衷諸說，不為苟同，科學家之態度固宜如是也。且施亨利終身為歷史學者，而其書後出，故所徵引參考之材料極豐富審擇，為他書所不逮；即以是簡讀審，其為益亦已不細矣。黎同志譯此書，不知其費若干晷日；然譯筆曲盡『信達』之能事，當為讀者所共許。至云：『己之主張，獨立於譯文之外，』而『譯文則忠實一如著者，』竊謂凡譯人書者，皆當如是；能如是始不至隨人言以為上下，而亦不至蹈日人『我田引水』之蹟。余信譯者弁言，『科學之光將益耀於東亞，』余草草應譯者之請，愧無所加於此書也。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四日，漢民序。

序

在這一本小冊子中不是馬克思主義詳細的歷史或牠的進化經過，著者僅僅想敘述出‘歷史的唯物認識’，的成長，指出牠的特點，並且拿牠來和現代的事實及歷史的實踐相對證。牠是不是與事實相衝突，如同歷史的批評界告訴我們的？那末，在那幾點？這些便是著者所考察的重要問題。用完全不偏袒，最大可能的客觀態度，我們嘗試評價一個主義的強點與弱點，這一個主義，不但實際上鼓勵了羣衆，並且對於歷史學，政治的及社會的經濟學，社會學等都生了大的影響。

著者假使沒有能夠超過，至少決然地是在一切政治的或社會的黨派之外。這本文章或許會冷淡了若干誠實的信仰，也或許反對社會主義的人會議論到書內某幾個部份，雖然那些部份也絲毫未曾贊許社會主義的全部。那些我們都不管，我們很簡單地以為歷史的及哲學的研究不必顧慮到任何顏色的門戶之見。

斷然地本書的價值就在我們所取的態度上。自來關於歷史唯物論的研究，常常不免辯護及暗黑的色彩。

雖然如此也能產出像魏特曼 (L. Wehmann)，塞列格曼 (E. Seligman)，新諾考爾 (W. G. Simkhovitch)，巴巴格羅 (C. Bardallo) 等很好的科學作品，但是不論各人的優點怎樣，沒有一個曾經用歷史的知識來研究〔註一〕可是我們不能不感謝我們的先導者，他們使得這個探討的困難減輕了許多；還有白魯斯坦 (E. Bernstein) 的社會主義之理論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是我們的一本珍貴的先導，這一本深入的著作，雖然著者是個行動家是個社會主義的鬥士，卻充滿了一種科學的精神。

-
1. 白來錫希君 (Kurt Breysig) 除外，歷史變化論 (Vom Geschichtlichen Werden) 第二冊使我們得益不少。

目 錄

譯者弁言

胡漢民序

原序

卷上 馬克思主義之成長及其特點

- 第一章 這個主義的成長 共產黨宣言…………… 1
- 第二章 這個主義的定義及特點……………15
- 第三章 這個理論的應用……………23
- 第四章 歷史唯物論是個成見的認識……………31
- 第五章 科學與烏托邦……………43
- 第六章 馬克思的預言實現了麼……………49

卷下 歷史唯物論及歷史知識的問題

- 第一章 政治的及法律的現象……………63
- 第二章 宗教的及習識的現象……………73
- 第三章 社會階級。階級意識及階級爭鬥……………79
- 第四章 革命及歷史的禍變認識……………89

第五章 歷史的經濟解釋，在什麼地方牠是合理的…95

結論

附錄 論唯物辯證派之歷史哲學

卷 上

馬克思主義之成長及其特點

第一章

這個主義的成長

共產黨宣言

這個經濟現象為支配人類社會歷史中一切其他現象的歷史唯物論，確是馬克思 (Karl Marx) 和他的朋友恩格爾斯 (F. Engels) 的作品，雖然其中某幾部份是得之於其他思想家。

我們得簡單地問提一下，這個主義怎樣地在他們腦筋中逐漸地形成。第一，我們得知道馬克思起初很熱心地研究黑智爾派哲學 (la Philosophie Hegelienne)，康德主義 (le Kantisme) 他也是同樣地熟習。那末，福特曼：馬克思哲學及歷史唯物論大部份是從德意志派



福特曼：歷史唯物論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杜塞道夫 1900。此書是研究本主義的珍
並參看塞列格曼：歷史的經濟解釋 (The

(南)

哲學而來，是很有理由了。

馬克思在一八四二年做萊茵評論(Rheinische Zeitung)編輯時，他的思想還不像怎樣地同當時的黑智爾派激烈青年根本有不同的地方²。但是在他一八三七或一八三八年³的一封信中，我們已經看出唯物派辯證方法的運用。經濟的問題逐漸愈甚地引起他的注意，在萊茵評論中他直接批評法學派，責備他們的以一切法律現制為長期進化的結果。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紐約, 1902

; 及巴巴格羅: 歷史唯物論(Che Cosa è il Materialismo Storico)米蘭, 1925 (係從新歷史評論(Nuova Rivista Storica)第八第九二卷中抽出單行)。

2. 以後可看塞列格曼: 前著; 及梅林(F. Mehring): 馬克思恩格斯遺產, 及拉沙兒(Lassalle)之文學的遺產(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F. Engels und R. Lassalle) 司徒加特, 卷一。

3. 福特曼; 前著, 頁142-143。

萊茵評論停版以後，馬克思移居到巴黎，於是他同德國逃亡來的共產主義者及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同時有密切的接觸4。一八四四年起他同盧機 (Arnold Ruge) 合編的德法年報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表出他這時思想的進化。他開始指出第四階級，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這就是經濟問題比政治問題更重要5。他認為法國革命所以如此重要，不在他解放政治的勢力，而在他搖動了經濟的基礎，政治的上層建築不過是建築在這個基礎之上。

馬克思起初雖是黑智爾的門徒，雖曾與黑智爾派教員青年同一思想，從一八四四年起他便完全變了，這可以從他的黑智爾法律哲學批評6. 卷中看出。從那時起

4. 關於一八四〇至一八四八年的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運動，看安得來：共產黨宣言序引，巴黎，Belais書舖，1901。

5. "Der Verhältniss der Industrie, überhaupt der Welt' des Reichthum zur der politischen Welt ist ein Hauptproblem der modernen Zeit." 德法年報

，歷史唯物論逐漸有個顯明的概念。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經濟學批評序言中，他給我們看從一八四四年起所得的各種結論：

“在社會生產的生活中，人們互相結為種博關係，獨立於他們的意志之外，而為必然的，固定的。這些關係，多少都與他們物質的生產力量成比例。這些關係的全部，形成社會的經濟基礎，在這個真正的基礎之上，樹立着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層建築，牽連着心理之社會的固定的形式。不是人的心理決定他自己的生存，是他的社會生存決定他的心理。”

他繼續說，到了一個時候，社會的生產力與法律關係，換句話說，就是財產的制度，發生矛盾。這個制度成了一個障礙：經濟的基礎變動多少都很快地破壞了一切龐大的上層建築。在一切時代的騷亂中都得分別出這兩個原子。但是新的，勝過舊的的生產關係不

，第一—第二分冊，1844，頁75）。參看福特曼前著
頁143以下。

6. 文學的遺產，卷一，頁384以下。

能成形，假使牠們的存在條件未曾在舊社會裏孕育成熟
起。〇’

從這個時代起，馬克思派的認識在論福爾巴赫文（*Theses sur Feuerbach*）中露得更顯。馬克思本來對於這位漂亮的哲學家的思想有很大的熱心，但是他放棄了他，他實備他只看出宗教的情感是社會的產物，福爾巴的感覺派認識根本上還是個觀念派思想⁹。

恩格爾斯堅持地說馬克思真是歷史唯物論的發明家，而他自己絲毫不能分佔創始的地位。他是不是太客氣呢？無論怎樣，他在一八四五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

7. 法譯文賴米譯(L. Remy,)巴黎, Shleicher書舖
，1899。

8. 看馬克思 + 恩格爾斯合撰的小冊子，以攻擊青年黑福爾派巴涅(Bruno Bauer)的(文學的遺產，第二卷)。

9. "Seine sinnlichen Beziehungen, noch nicht gesellschaftlich und historisch gefasst" 看福爾曼：前著，頁157 以下。

級狀況¹⁰。(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用堪以驚羨的敘述貢獻給這個主義一個堅固的根據¹¹。恩格爾斯在這本整潔生動的書中，描寫出工業革命(似乎總是用這個名詞的鼻一個人)，並指出來工業革命的結果是“工人無產化”自由競爭說的邏輯孕育了一切仇視及鬥爭，爾爾敵對的壁壘面對面地交鋒：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他給“資產階級”下一個明確的定義：這是一切有資產的人：貴族，地主，及工業廠主，都在其內。

資產階級眼中只有賺錢；他毫沒有人道的情感，新傳來貧法(Poor Law)的消息更是一個證明，恩格爾斯把貧法描寫得很黑暗。工業的鼻中一天一天地顯明，資產者自己結合成一個極少數，而工人的“愛德華”却

10. 我們用的是司徒加特，1892年本。

11. 安得來諾(前著)，恩格爾斯確是為布海(E. Buret)的書所動，英法工人階級之窮困，(La Misere de la Classe Ouvriere en France et en Angleterre)，二卷，1840。但是恩格爾斯的書卻更纖切有力。

是一天一天地增多。社會戰爭因此所以是命定的。實際上這本恩格爾斯的書已經包含了馬克思主義的全部。階級鬥爭論更形成得整齊，只有兩個階級尚存在着，或是說，只有兩個經濟的抽象名詞：資本和勞動。恩格爾斯說，“出產的是資本，做工的是勞動12。”
(Der Fabricant ist das Kapital, der Arbeiter ist die Arbeit)

這就是來援助歷史唯物論哲理的具體的實力13。我們知道當時馬克思同情感派的社會主義者分裂，攻擊

12. 有些他的意思恩格爾斯在經濟學批評之貢獻

Umriss zur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內從一八四三年就發表過了（文學之遺產卷一，頁432-460）孟道孚（R. Mondolfo）在他的恩格爾斯之歷史唯物論（Le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d'après F. Engels）中說，恩格爾斯之為經濟學家，甚於為哲學家。他對於起初本研究空泛的哲學寫於認識的馬克思一定是貢獻了不少的具體材料。無論怎樣，一八四八年以後兩人都有親密的合作。

13. 孟道孚（前著，頁26以下）以為“唯物論”這

他們爲“烏托邦派，”在這個名詞中他幾乎包括了一切法國的理詁家，尤其是普魯東(Proudhon)。爲了他，馬克思曾經出了一本有力的冊子：一八四七年的貧窮之窮 圖14。

馬克思盡力指出資產不是一個抽象的認識，如同法學派及玄學派的見解一樣，而是直接倚靠着生產形式的。¹⁵ 他斷定只有他的主義才真是科學的。實際上，安得來(Ch. Andler)¹⁶ 說得好，他並不是一個如他自己

個名詞不太恰當，馬克思派的認識是反對黑智爾的唯心派認識而來，實爲一更近於實在論的。馬克思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人類具體的需要上。

14. 關於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看恩格爾斯：科學革命中之杜林先生(Herrn Eugen. Dühring's Umazung der Wissenschaft)，1878，第三版，1899，頁274以下。

15. 參見他在費斯特發力之汽船(Westfälischer Dampfboot)中的文章。

16. 共產黨宣言序引，頁11以下。

新思想的創始人；他從先驅的理想裏得了很多益處，例如給他所痛罵的普魯東，以及席斯孟底 (Sismondi) 及李斯特 (Fr. List)，尤其是商業利益 (Des Interets du Commerce) 的著者貝格 (Pecqueur)，貝格極其注重工業集中論，機械生產的影響以及中產階級的無產化¹⁷。不過馬克思有一個更堅強的連貫¹⁸，有一種思想的

17. 貝羅 (J. Von Belew) 在社會學之方法與目的 (Comienzo y Objetivo de Sociologia) 一文 (在西班牙歷史年報 (Anuario de historia del derecho español) 第三卷中 (1926) 說，在馬克思之前，司坦 (Lorenz von Stein) 在現代法國之社會主義與其產主義 (Le socialisme et le communism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1842-1850) 書中已經示出經濟事實的勢力，並且在1837年雷木 (J. Von Raumer) 已經給了我們一個真正的歷史的經濟解釋。十九世紀上半期的阿根廷史家們也有同樣的認識；亞白底 (Alberdi) 以為1810年阿根廷革命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形勢的狀與必要；萊拉凡乃 (Ricardo Lavene)

權力，和流利的文體，因此火光較暗的創始思想家輒被蔽蝕了。

一八四七年年終草成的共產黨宣言便是從這個惡感運動生出的，在這個宣言中歷史唯物論的論調完全出現

在這個政爭的宣言中¹⁹，可注意的是開始不是一個主義的宣告，而是一個歷史的敘述，在這宣言中已經很表出歷史唯物論的本身了。而這個歷史唯物論又具體歸結到階級鬥爭：“人類社會的歷史，直至今日，只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在各時代中都有這個衝突存在，但是“資產階級為

阿根廷歷史的經濟解釋(Interpretacion Económica de la historia Argentina)(西班牙歷史年報，第三卷，1926)但我們此地得注意，歷史的經濟解釋比嚴格說來的歷史唯物論更要重要些。

18. 這個連貫，不但包含一切前人的所語，而且聽加了他們所未說的。

19. 我們根據的是安得來的譯本(巴黎，1901)。

代”的特點便是已經使得階級鬥爭單純化，剩下的只有兩種敵對的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

隨着便是資產階級時代全部原原本本的描寫。實言說，地理的大發現給資產階級很大的新墾地，資本主義於是便發展到大工業。總之“近代資產階級是一個長期發展的結果，換句話說，是由於生產形式及交換方法上的一串革命。”資產階級確曾有過一個真革命的經歷，牠曾經“把封建的，教會的，農村的制度踏倒”，牠現在卻“公開地，直接地，凶暴地，無恥地掠奪”，牠還有一個特點，便是“各國的生產都已經世界化”。

但是今日“資產階級所使用的生產力，已經不再替資產制度守護。相反，生產力的生長已經遠超過資產的狹窄關係。資產關係於今反束縛生產力了。”那末，資產階級已經鑄成殺自己的兵器，同時也養成運用這種兵器的人：無產階級。

無產者的階級不斷地擴大，小資產階級，小工業家，窮人，小地主，手工藝者，自耕農，將要被毀滅，

他們的資本太小，生產工具不充足，他們是命定了要喪失經濟的獨立的。

起初工人打倒了資產階級的仇敵，就是說，同時推倒了專制君主和地主階級，現在他們要起來直接打倒資產階級本身。漸漸地工人自己變成‘階級’。

因此，歷史進化的本身喚起一切‘無產者’來毀壞“直至今日的分配制度”。資產階級的失敗，無產階級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讓我們再舉宣言中一段重要的話：

“你們的思想(對着資產階級)不是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財產制度來的嗎？你們的法律是個什麼東西，假使不是你們階級的意志所規定，而你們的意志又無非是根據你們階級的物質生存條件而來？”

這個有力的宣言可見已經包括歷史唯物論的全部，和全歸馬克思主義政治的及社會的煽動計劃。馬克思和恩格爾斯以後的著作無非發揮確定當時宣言已經很極力地表明過的罷了。

總之，正如拉布力奧拉 (Antonio Labriola) 20

所說：這是一個新出世的歷史認識，而且該有實際的結果，因為是證明共產制度命定地是要勝利：“社會一定要進至共產主義，根據社會變化的定律的力量21。”

20. 歷史的唯物認識論，白奈 (A. Bonnet) 譯本 (Essai sur la conception materialiste de l'histoire) 頁11以下。

21. 我們可以把馬克思在高龍的判官前的演說(184) 置於共產黨宣言之下。他宣稱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不是一個政治的糾紛，而是一個社會糾紛的政治形式”人們可以看出封建官僚社會與一個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社會與一個自由競爭的社會；地產社會與一個工業社會；信仰(行會限制)的社會與一個科學的社會。

第二章

這個主義的定義及特點

根據馬克思和恩格爾斯的見解，我們可以確定地論歷史唯物論了。這便是，惟有經濟的現象才是支配歷史中其他事實的，才是能夠解釋其他事實的。下層的經濟建築（Unterbau）永久決定上層的法律，政治，文藝等制度；而自來的歷史家只注意了這上層建築（Oberbau），他們只願意看到表面的觀念（Ideologie），而不知道這不過是根本現象的產物，所謂根本現象就是論及人生主要需要的，例如飲食和生育。

自然，這些表面的或觀念的現象各有各的重要及關係，但是這也只是就對於下層建築的表現而言。事實上，歷史中顯明的事實只不過暗示經濟的構造。戰爭，外交的大事，宗教的史蹟，文藝的變遷，只能用經濟生活來解釋；政治的鬥爭不過是階級鬥爭表面的變形，階級鬥爭却是永久地存在着，在各時代中，優秀的人物確是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們不過是舞臺上的傀儡罷了，這戲劇的意義他們並不曾懂。關於這一點可

以看拉布方奧拉 1.。

“我們今日知道，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和他當時別的宗教改革家一樣，永也不會知道宗教改革運動會成第三階級發展的動力，或是德意志民族對教廷經濟掠奪的反抗。他便是他，一個鼓動家，一個政治家而已；由於他的信仰，他以爲階級的運動只是一種回復到真正基督教的運動，只是凡俗中的一種神聖的必然。”¹

馬克思，恩格爾斯，及他們的弟子，以爲歷史唯物論真正有科學的特點，並且從此可以推得進化的定律。恩格爾斯於一八八五年做的魯伊拿破崙之二月十八，(Se Dix-Huit brumaire de Louis Bonaparte)² 新板序言中說得好。

“馬克思是發明歷史進行的大定律的第一人。 根

1. 前著，頁116。——參看馬克思：魯伊拿破崙之二月十八，1869年序：“我指出法國的階級鬥爭，生出來的環境局面，使得一個平凡庸俗的人在歷史上佔了位置。”

2. 法讀本，1900。

據這個定律，一切政治的，宗教的，哲學的，或是任何觀念性的鬥爭，事實上只多少是社會上各階級鬥爭的表現。根據這個定律，各階級的存在，及相互間的鬥爭是以他們的經濟發展狀況，生產形式以及因之而來的交換形式等為轉移”。

恩格爾斯並且說，“這條定律與數學中力的定律有同等的重要”。拉布力奧拉³也說，“批評的共產主義能夠預言未來”，“因為牠所宣告的是根據歷史的自然的必然”。

但是，在四十年後恩格爾斯不能不特意地減輕這個主義。他宣稱道，馬克思和他自己都不願說經濟構建是唯一的重要現象。不錯，經濟是根基，但是一切的上層建築，如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式，法律形式，以及政治的，哲學的理論，甚至宗教的認識，也同樣地於歷史的事實上生影響，而且及於經濟現象；不斷地有斷與

3. 前著，頁275 •

4. 看恩格爾斯 1890 年九月二十一號的信（社會主義大學者 (Sozialistische Akademiker) 1895 年併）

反動4。這難道不是由於經驗嗎，恩格爾斯之所以無形地修改了他自己的意見？無論怎樣，馬克思主義仍

頁351.) 福特曼在前著，頁 249-250，及拉布力與拉在社會主義及哲學，法譯本 (Socialisme et Philosophie)，頁239以下，均曾抄引：‘Nach materialistischer Geschichtsauffassung ist das in letzter Instanz bestimmende Moment in der Geschichte, die Produktion und Reproduktion des wirklichen Lebens. Mehr hat weder Marx noch ich je behauptet. Wenn nun jemand dazwischen verdreht, das ökonomische Moment sei das einzig bestimmende, so verwandelt er jenen Satz in eine nichtssagende, abstrakte, absurde Phrase. Die ökonomische Lage ist die Basis, aber die verschiedenen Momente des Überbaues, — Politische Formen des Klassenkampfes und seine Resultate — Verfassung, nach Gewonnenen Schlacht durch die siegende Klasse festgestellt, u. s. w. —

我們在上面所敘述，再加上他的弟子如考次基(Kautsky)拉布力奧拉之流⁵的見解而已。並且恩格爾斯在別

Rechtsformen und nun gar die Reflexe aller dieser wirklichen Kämpfe in Gehirn der Beteiligten, Politische, Juridische, Philosophische Theorien, religiöse Anschauungen und deren Weiterentwicklung zu Doctrinensystemen, üben auch ihre Einwirkung auf den Verlauf der geschichtlichen Kämpfe aus und bestimmen in vielen Fällen vorwiegend deren Form.” 恩格爾斯在這同封信裏，也說，把普魯士國家所佔的重要完全歸於經濟原因，是錯誤的。

⁵這也是巴特(P. Barth)的見解，黑智爾及黑智爾派之歷史哲學，迭於馬克思哈特曼(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Hegel's und der Hegelianer Bis auf Marx und Hartmann)萊蒲漆希，1890，頁40以下。

6. 拉布力奧拉；社會主義及哲學，頁296以下及256

的兩封信中6.，一封在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一封在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也很清楚地說，經濟現象才是政治現象，法律現象，甚至宗教的及哲學的認識，一切的原動力。別的現象不過是經濟的反映；經濟的進化常支配的，決然的影響。他雖然不會完全忽視偶然與個人的位置，可是他說“一切偶然的必然，結果還是經濟的必然”；假使拿破崙不曾出世，“會有一個別人替代他的位置”。科學也只是決定於當時工藝的狀況

以下。孟道孚（前著，頁351 以下）以為馬克思及恩格斯新除了以經濟現象為第一等重要的現象以外，並無其他的認識，雖然他們不免有些矛盾，他們並以為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甚至哲學的，現象也同樣地可以影響於經濟。孟道孚關於這一點引了不少的有關的史料；但是他們兩人的思想本不甚易明瞭，因為他們自己也不會做過一本專論歷史唯物論的書。參看杜維（Ch. Turgeon）歷史的唯物認識（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韓納城大學法律經濟叢書 [Travaux juridi

況和需要7.●

quest économiques]卷三，1911)。

7. 這個認識似乎很生問題，科學的大發明似乎都是翹然的搜求得來的。恩格爾斯絲毫不計學者營學家之搜討及空想的不倦的興趣。他論經濟狀況間接影響營學的主義一點，很難令人信服，這簡直是純粹的狡辯。

第三章 這個理論的應用

歷史學能不能成爲一種精確科學(Science exacte)呢？這還不是此地我們該論的問題¹。這裏我們只須指出，當共產黨宣言出世的時候，恩格爾斯和馬克思都還是歷史研究的生手，這門學問是他們的一種很新的功課²。根據了他們所能看見的，若干當代事實，而且僅是那些他們所能深入觀察的事實，他們建築了他們的理論。

他們努力握住這個理論，是在緊接的後幾年。馬克思在 1850 年做了一本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法國

1. 參看著者歷史中之進化觀念(L'idea d'évolution en histoire)一文(哲學評論 Revue Philosophique, 1926年九月)。

2. 但是我們得註明，馬克思在 1849 年做了些關於薪工及資本的文章，論奴隸制之進入農奴，農奴制之進入薪工等，他竭力主張這些法律性的變遷是決定由於經濟生活，尤其生產形式。

之階級鬥爭，其中他很生動地描寫當時法國各階級的狀況，並且嘗試證明一切政治事變是階級鬥爭的結果。

可是他的書中的趨勢是證明當時社會不僅有兩個階級的存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外還有財政家，小工業家，商人，資產階級，各有各的不同的利益而且是常常相衝突着的。這也是魯意拿破崙的二月十八日能治的印象。在無產階級中也得分別工業的工人和農業的農人。但是這一點上馬克思似乎很錯亂了。他於這人階級的經濟狀況沒有怎樣完整的觀念。他告訴我們說，‘拿破崙第三代表一個階級，這個階級而且是資產社會中人數最多的階級：小農；但是，他又說，他們還不能嚴格地算是一個階級，經濟狀況雖大家相同，還沒有組成一個一致而有自覺的階級。因此在政變的年代中，便有若干的農民起來反叛，因為他們被公債淪於破產，已經降入無產者羣中，利益已不與資產階級一致。可是像這樣的問題，該得有明確的研究，該得指出那一類農民是特別地頑固反抗的。這個歷史的問題至今日也還沒有得到懸念的頭緒，在馬克思寫那兩篇論文時處

然頭緒比今更少，所以這兩篇文章無疑地是很深入有力，而結論脫不了是個假設。

在同書中，他又同我們說，“工業和商業，中間階級的事業，應該與盛在一個強固的政府之下”。這個簡短的格言也許是對的，但是說明卻不該少。

馬克思在敘述中歐革命的書信中也是應用的他的社會階級的學說。這些書信是一八五一，一八五二兩年寫給紐約民報(New York Daily Tribune)的，後來在一八六九年集成一本冊子，叫做德國之革命與反革命(Revolution et Contre-revolution en Allemagne) 3。

這本確是本第一流的書。馬克思用了很大的力量，敘述了德國自一八一五年以後的社會及經濟情形，敘述各階級的不同狀況，他指出當時的德國怎樣與英國甚至法國不同，封建勢力在那裏仍舊殘留，農人身上負有貴族的勞役，大工業制度尚在幼稚時代，小資產階級在社會上極佔重要的位置。使得資產階級反對封建舊制的，只是一八四〇年後工業的發展。

3. 法譯本號發格(Laura LafarSue)，巴黎，1900。

德國革命，即使沒有法國的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也會自動地爆發起來，因為所有的階級，除了貴族和文武官吏，都是仇視政府的。但是反對方面的團結太堅固了，革命便未能得勝利。勝利的大資產階級從一八四八年的四月起便與封建的貴族聯合一致，反對“凡民，小商的羣衆”。一八四九年五月，德意志西德蘭部，雖然普遍地都起了革命，但是真鬥的是工人，農民加入了他們，小資產階級與小商人自稱是領導者。就是這般小資產階級的不夠資格和懶惰，使得革命失敗了；佛蘭克福（Frankfurt）的議會，自始不曾願意站在革命的前面，這時也消滅了，於是革命也完了（4）——我們得承認：馬克思在這個鮮明的敘文中，雖然顯示階級鬥爭及經濟的原素，未嘗忽視別的原素，尤其是在關於奧地利革命的一部份中；他表出對於事實的可驚的熟習。（5）

4. 革命與反革命書中之意見，馬克思在 1850 年萊茵評論（Neue Rheinische Zeitung）中已經說出了（文學的遺產卷三，頁 87 以下）。

同時，恩格爾斯在一八五〇年開始他的歷史研究，以證明歷史唯物論的根據。他研究的是一五二五年的農民戰事⁶。書中他指出當時宗教的原素還是次要；他盡力描敘各階級相互的行動。這是一本漂亮的論文，雖沒有根據個人的探討（唯一的科學方法）而是很機械地利用當時已出的好作品。

其後，在一本真科學的著作資本論（Das Kapital）中，馬克思於“資本主義的堆積”⁷一章求助於歷史了

5.但是他完全鄙視了斯拉夫的民族運動。看¹¹的民主的大斯拉夫主義（Der demokratische Panslavismus），1850（文學的遺產，卷三，頁246以下）：他叫道，“與斯拉夫主義死戰啊，這個革命的叛徒，用無赦的恐怖將牠滅絕，不是爲德意志，是爲革命”⁶。他以為沒有俄羅斯，這些斯拉夫主義不會有。

6. 德國農民戰爭（Der deutschen Bauernkrieg）1850，萊蒲察希板，1875。

7. 資本論第一卷出於1867年。

○ 任何人不能否認，這一章表明了廣博的知識，而且常有深入的見解。他尋找他的思想的論證，要證明確如何共產黨宣言中所說。在第二十六章我們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是從封建社會的內臟中出來的，這一個制度的崩壞造成了那一個制度組成的原素」。馬克思竭力地說，爲了薪工階級的解放，必須農奴先得到解放，然後須勞動階級失去了生產工具。在最充實之一的第二十七章中，他敘出英國農業人民的失田情形。這忽然而有力地草成爲一章，在大體上是準確的；比下一章確要準確許多，在下一章他談「壓迫失田者的血的法案」，完全誤認了條得朝法律行政的特點，條得朝的法律和行政對於勞動階級特別地有真正的保護。這一箇錯誤雖是一方面由於馬克思時代歷史科學的不發達，也大半由於以經濟現象能決定一切史實的成見。一切近時史學的研究都一致地承認，條得朝對於地主貴族的越權，施以限制，這個地主貴族到了一六八八年革命後才由於得了政治上全權而始能放縱無忌。並且也不應該忘記，在十六世紀十七世紀時候，資本主義雖勝利運

還得很，當時得勢的是小工業制度 8.。

在關於“資本商舖之成長”及“農業革命對於工業之反響”中，却是有很多的真確及深切的暗示。但是在馬克思的敘文中，所有的變化都看得太簡單了，假使我們不說牠是太簡單主義化；這種太完全的滑過方式不能與較複雜，較不合靈性的實際相符合。我們永不免對她發生一種成見的印象，這種成見支配了馬克思的全部著作。

這部強有力的著作中最好的部份之一便是關於“工業資本主義的成長”一章。在這一章內，有關於大發現的影響，新世界的開發，殖民地的制度，土人的過分的受掠奪將致英國白種工人也受掠奪，等等，很好的幾段。馬克思結論說：“爲了歐洲勞工階級的奴制，必須有新世界奴隸的基石”。這是個有權力的畫圖，歷

B. 看湯乃(R. H. Tawney)宗教與資本主義之興起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倫敦1926.
及十六世紀之農民問題(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913。

史的研究已經能夠替他找出痕跡，而牠大體上是對的。

但是我還得附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雖然應用了歷史唯物論的方法，這部書的目的却不是來表明他的主義的根據的：他認為這是已經證明過了的，而且是無待說明的。資本論是用來陳敘集產主義的計劃的，是敘出資本之成因由於掠奪勞動者，是用來指出資本主義之所以繼續是由於剩餘價值的，這個剩餘價值剝削了勞動者自己的勞動成績的大部份。——但是，在實際上，全部馬克思主義是建築在歷史唯物論上。所有對於這個主義有認真研究的人都公認這一點⁹。

9. 參看塞列格曼，新斷非期，（前著），及考茨基：
馬克思主義及其批評者白音斯坦（Le marxisme
et son critique Bernstein）勒來馬丁（Leray-Martin）
氏法譯本，巴黎，1900，頁15。

第四章

歷史唯物論是個成見的認識

我們由此可以看出歷史唯物論，不是產生於歷史的實驗的研究，而反是由於一種成見的認識 (Une conception a priori)。歷史唯物論曾經做過如馬克思，恩格爾斯一流社會鼓動家的武器，我們並且可以看出牠實際上巨大的效能。馬克思，恩格爾斯，他們並不是超然的學者，他們並不會純然為真理的探求。

拉布力奧拉的觀察很準確：1.

“我們的主義產生於共產主義的戰場中。牠假設一個近世的政治的父權社會，牠追溯到現社會的起原，藉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成長為一批評的研究。從各方面看，這都是一個革命的主義，不但因為牠找到無產階級革命的理由和發展方式，而且因為牠預備找過去歷史中各次革命的原因和發展條件。這些革命生於歷史中每次生產形式與生產力發展相衝突的時候，這些時候生出階級

1. 論歷史的唯物認識 (Essai sur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頁137-138。

對立的大危機因而產生了革命。……歷史的主要部份
 卻是這些危險的時期”。

雖然我們很難確切地指出，誰於引導馬克思，恩格
 爾斯至於建設歷史唯物論的一切思想前驅，無論怎樣，
 德國派玄學，尤其是黑智爾的辯證術，在這個主義的成
 長上的位置是不可否認的 2。

那末，黑智爾的辯證術不可不提了。在黑智爾的
 眼中，一切的肯定都各有一個矛盾或是否定。一個論
 斷的否定，結果至於一個更高的肯定。如同他的門徒
 托家特 (Mac Taggart) 說得好，“思想的前進，如同
 逆風中的船一樣，一刻傾在這邊，一刻傾在那邊”。
 黑智爾以爲在辯證的進程中，知識不但不喪失，而且絲
 毫不遺留在路上；知識由新得的分子而增富，並且重新
 凝結。實際上，兩個反自然要歸於正。赫夫丁 (

2. 福特曼前著——關於德國之政治哲學，看巴希 (Victor Basch) 德國古典哲學家之政治主義 (Les doctrines Politiques des philosophes classiques allemands) 巴黎，1927。

Hoeffding)說得好，這個著名的辯證術是個騙人的把戲。但是施辯證的演譯至於實體上：自然界也成了一個辯證的證明，一切的科學似乎都該用這個方法。

辯證術施於歷史，恐怕比施於自然的科學更難，馬也孫3。(Meyerson)說得公平，“若是實體的辯證運用，照黑智爾推論所及，至於一個完美而超過時間的宇宙，當然不再能有變化可言”。特老也期(E. Troeltsch)也說4，黑智爾不僅把實體的歷史為成見的認識，他那種超時間的態度，他簡直要把歷史“理性化”，完全依照他的邏輯(Logsieren)。

馬克思之受黑智爾辯證術的影響，似乎是不可爭辯的5。不還是，如特老也期所說6，加上革命的精神

3. 以下參看馬也孫：科學中之解釋(De L'explication dans les sciences)卷二，頁35以下。

4. 歷史學及其問題(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土丙亨，1922，頁243以下。

5. 白來錫希雖竭力說黑智爾不曾把辯證術施於歷史(前著，卷二，頁148以下)，但這並不牽涉到馬

，及自然主義，尤其是加以經濟化 (Ökonomisierung) 罷了。同一黑智爾主義，右翼成就了國家專權，左翼却引到了階級鬥爭。後一認識，特老也期說，是馬克思辯證術的結果；歷史唯物論因此也是牠的產物⁷。

●

馬克思自己確是否認爲黑智爾的門徒。在資本論德文第二版，他說，“我的辯證術同黑智爾的辯證術相對的，因爲我以爲一切思想的運動，只是實體的運動的反映”。但是，他也承認，“黑智爾雖曾以神祕主義壞了辯證術，但究不失辯證術運動的第一人”。神祕的辯證術“在前面走，”他來，只須將牠管住便可以使得牠有合理的行狀。神祕的辯證術做了有產者的工具，而合理的辯證術却是批評的，革命的。實際上，⁸現存事物的主觀認識中，包着他們的否定及必然的毀壞”。

● 他並且說：

克思之受此方法之大體的影響。

6. 前著，頁814 以下。

7. 白來錫希：歷史變化論，卷一，頁84以下。

“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最給資產階級自己覺察的，便是近代工業的週期搖動，動搖的頂點便是大恐慌”。

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派辯證唯物確是黑督爾派辯證唯物女兒。是她，引起了馬克思的一切著作，尤其是資本論。在資本論中，處處都可見到矛盾，衝突，而結果是個更優的新的矛盾形式。在第三十二章，有段足以代表的話：

“資本主義分配方法，相應於資本主義生產，而被私產制度則為第一矛盾，因為私產制度只是與獨立的個人的生產相應。但是資本主義生產孕育牠自己的否定，循着自然的變化運命。這是否定的否定^{8.}。物所恢復的不是工人的私產，而是樹於資本主義時代的成績之上，樹於一切生產工具的公有和合作之上，包括土地在內。”

在一八四七年著書之窮困^{9.}內，馬克思罵普魯東，

8. 重線係著者所加。

9. 法譯本，巴黎，Giard 書舖，1896

不是罵他用了黑智爾派辯證術，這是他自己教給他的，是罵他沒有完全懂，沒有用對，是罵他在“經濟矛盾”內，只放下了“正”與“反”，多少放得還不錯，可是却沒有找到一個“合”：

“黑智爾10.沒有問題研究，只有辯證術。普魯東先生却只有黑智爾辯證術的文字表面而已，他的辯證運用只是經濟地判別善與惡罷了”。

這個人講到怎樣去除惡的一方時。“他很快地把辯證法切斷了” 11.。

10. 同書，頁155。——關於競爭與專利，再看同書，頁201以下。

11. 關於馬克思，恩格爾斯眼中辯證術的價值，查恩格爾斯：反對杜林 (Anti-Dühring) 第三版，頁187-186；他說，否定的否定是實際生活及一切科學中的行程；這條定律，第一次而又最明確地形成牠的是黑智爾。——他又說，“這些先生們所差的就是辯證術，他們腦中是沒有黑智爾這個人的”。（書信，1890年十月二十七日，見於拉布力奧拉著社

馬克思對於眼前事物變化，大禍變，及歷史中他所高興描寫的危險時期等等的認識，也是由黑智爾派辯證術而來。因此我們能夠解釋他的這模糊的缺點，他的使歷史理性化而常常犧牲事實，確確是因為事實成了這些合理理論的障礙，而合理理論之為馬克思主義所喜，正如為黑智爾辯證術派所喜一樣。12。

同時，如白香斯坦12。很有力地指出，辯證術的運用，使得馬克思不能不隱藏自己主義的矛盾13。一方面馬克思以為社會主義時代的到來，是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發達的必然結果；一方面他又不能放棄白朗其派 (Blanquiste) 的主張：即以一種政治手段；以二

社會主義哲學，頁257)。

12. 孟道孚(前著，頁60以下)也以為馬克思之「科學的社會主義」是直接從黑智爾派辯證術來的，但是他倒反不以為這是一個弱點。

13. 社會主義之理論及社會民主黨之同盟 (Die Voraussetzung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 der Sozialdemokratie), 司徒加特, 1899, 頁27以下。

種putsch，爲了無產階級將資產充公。這樣的一個顯明的矛盾，這樣一個“二元論”，無疑地以馬克思這樣清楚的腦筋必會拒絕的，假使黑智爾派辯證術沒有使得他看慣這些最合於乃師邏輯的矛盾。白音斯坦結論得也有理由，他說馬克思著作中堅固的部份，就只是那些未從這個方法做出發點的部份，他罵辯證法的話差不多是難以譯成法文的：“Shielt nach Wahrheit, wie das Irrlicht nach Erleuchtung”（彼之於真理，如鬼火之於光明）14。

那末，說歷史唯物論大部分是個成見的認識，是玄

14. 法文譯之則爲“Vouloir decouvrir la verite au moyen de la dialectique, c'est pretendre illuminer avec des deux folets.”孟道孚（前著，頁374以下）以爲白音斯坦所指的矛盾實際上並沒有，但是這我們却不能信服。

15. 關於此點，可看得曼（Henri de Man）：經過馬克思主義（Au delà du Marxisme）布魯塞爾，1927，頁277以下。

學的認識，有唯心派的意義，並不是違反公意15。

馬克思之所以常常犧牲事實，也是因為他差不多用經濟學者的眼光。他曾經甚至強烈地批評過當時的正統派經濟學者，指出他們理論的弱點與思想的謬誤。他自己也相信能夠建立定律，無疑地不是永久不滅的定律，而纔是科學的關於經濟現象的定律16。這纔是夠很難除根的幻想了，政治經濟學雖然能夠觀察事實，分析趨勢，推為假設，但是這是不是比歷史學更能有理地定為定律呢？經濟學愈受歷史及歷史方法的影響，牠愈覺到自己不能與理化科學定相似的定律17。並且，馬克思站在經濟學者地位上也還不是個專為求真理的純粹學者，他是一個行動的人，也是一個所謂馬克

16. 關於建設的政治經濟的批評，看西米安 (Fr. Simiand) : 積極方法與經濟科學 (La methode positiviste et la science economique) 巴黎, 1912。

17. 看著者之歷史中之世代觀念一文。

18. 看勒塞納 (L. Leseine) 黑智爾論於經濟學之影響 (L. Influence de

恩同志18。

可是同時也是馬克思的專長與權力所在，他對於具體的實際有深入的了解，對於當代的歷史事實有了解的習能。雖然他不免使得牠們牽就他的思想，但是並不是完完全全如此，在許多地方他很有科學精神19。這就是歷史唯物論之所以不是一個精神的頑要或騙人的把戲，如黑智爾派辯證術一樣。這就是歷史唯物論，雖然有許多錯誤，之所以還有一部份真理，並且已經成爲行動的大工具，而且刺激了不少的歷史研究。

，巴黎，1907）。他以為馬克思有兩個人，一個是馬克思博士代表科學的精神，埋頭的學者；一個是馬克思同志，(Le Citoyen Marx) 代表一個活動家，演說家，小冊家。再看布斯概(G. E. Bousquet) 論經濟思想之進化，巴黎，1927。

19. 他責備普魯東（哲學之窮困，法譯本，頁177以下）把某種經濟現象，如分工，“認做了永久的定律，抽象而簡單的東西，而不去指出這此現象的進化”。

克羅司(Benedetto Croce)²⁰，很公正地說，馬克思貢獻了給歷史一個新的眼光。

“討論深入了其中，便同處了近視眼的地位得了一副眼鏡一樣，一切的事物都變了形，而且很多神秘的影子能有完整的形狀……。”

這也是因為馬克思，恩格爾斯要想測度經濟的實際；所以他們對於事物的觀察，能比這樣的大才卡來爾(Carlyle)更深切，卡來爾將道德放在第一位。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看他的可欽佩的過去與現在，一八四三年出版²¹。沒有人會描寫英國工人處於工業貴族及地主貴族兩重壓迫下之疾苦比他更有詩意的力量，沒有人會像他那樣猛烈地留下盲蒙派崇拜(Le culte de Mammon)的傷痕。但是他理想，與其說是在將來，毋寧去；他用詩意描寫的是聖愛德門堡方丈的行政。他

20. 歷史唯物論及馬克思派經濟學 (Materialisme historique et economie marxiste) 白奈氏法譯本 巴黎Giard書舖，1901，頁26-28

21. Chapman版，1859。

雖然示出工業干涉的必要，他雖然主張工業的視察制度，與國家主辦的平民普及教育；他雖想對天性保守的英國人說要必須換一換局面；但是他說“無貴族的自由平等”與“假貴族”同樣地不可能；貴族與僧侶在他看來是每個社會生存的必要分子。這位激烈的個人主義者在治安一點上所注意的只是“英雄”，不是反對外國人，從事血戰的英雄，而是能夠克服自私主義及盲蒙派崇拜的英雄²²。

22. 看恩格爾斯關於過去與現在之批評（*文學叢刊* 產，卷一，頁 481 以下，英國狀況，〈*Large English lands*〉）。

第五章 科學與烏托邦

我們以前所論，可以歸結說，如馬克思所主張的歷史唯物論，以及牠所造成，或是說，引起了牠的社會主義理論，都沒有純粹的科學精神，如牠的創始人所指定。

至於他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或者是有點荒唐，在他所畫一切先驅者，尤其是法國派思想家一點上。他很驕傲，而很驕傲地指他們為烏托邦主義者，而他所用以區別於他們的，又只是黑智爾派辯證術。他自己曾正式宣告：

“救德國於玄學的狂妄的思想，如拉沒奈(Lamennais) 普魯東，聖西蒙(Saint-Simon)，富禮艾(Fourier) 之流的。便是黑智爾的邏輯”。

但是，我們已經知道，這個邏輯便是純觀念論。

馬克思確是曾如自己所說，站在相反地位，因為他理論的系統全部建在實際之上。但是終究他不是個純粹的學者，完全與玄學無關的人。福特曼¹說得好，

¹ 前著，頁255以下。再看格老力希(H. Greulich

他的歷史的理論還脫不了目的論，而且很有些觀念論及德國文學的成分，總之，在馬克思這人上，我們找得到一個玄學家，一個唯心主義者，甚至一個唯心論家。

他很嚴厲地責備法國思想家，尤其是普魯東，說他們不該造出“公正”的觀念，因為這個觀念是隨着經濟制度隨時變遷的，是一千八百年來毫無效驗的東西。我們得注意馬克思自己從開始便有這個觀念的²。但是他以後是不是稍稍地改變呢。

無論怎樣，他也曾訴諸公正和人道的觀念。證據就是資本論³。中如此動聽的文章，在這書內，他描寫出資本主義不清白的起源：

“照裴錫埃(Augier)所說，銀之下凡，是帶着血與天然污點於其諸面孔之一上面的，那末，資本主義之下凡，是滿身毛孔出着血與污泥的汗”。

¹ 論唯物的歷史解釋(Ueber die material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柏林，1897。

² 哲學之窮困及文學的遺產卷二，頁416。

³ 第三十二章。

他喚起工人團結，他在共產黨宣言末尾喊，“全世界各國的無產者，團結起來罷！”是不是單單爲了確定命運注定的，根據歷史定律的勝利呢？還是也有爲了實現一個較公正的社會呢4.？他是不是有這種直覺，以爲一種大運動不能可能而有效，除非他來喚起必得勝利的人的熱心呢5.？

假使馬克思會是個純粹的大學者——當然對於自己

4. 着徐雷士：歷史認識之觀念論及唯物論 (*Idealisme et materialisme dans la conception de l'histoire*) 廣厄，1901，頁20：“馬克思自己難道沒有在他的歷史認識中引入了觀念，理想，進步，正義嗎？他不但宣稱共產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結果，而且說明消滅人類的階級衝突終久是要終止的”。

5. 關於此點，可看羅特曼很公正的話（頁206以下）及孟道孚翁著，頁388以下。馬克思雖未用倫理的眼光，但是從他的靈腦中自然地有一種道德生出

學說的實施是不甚關心的——或曾是對於自己的歷史定律堅信其不敗，那末，他很可以坐在家中靜等這個大事之來了？但是完全不如此，馬克思一刻不停地注意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宣傳的進步與成功6.。福特曼指出這個革命趨勢與辯證趨勢的矛盾：“在他們的心中，馬克思與恩格爾斯充滿了公正與自由的感覺，而在他們了解的能力中，只能依着黑智爾的辯證法7.”。

這是個很公正的觀察，歷史唯物論不但生於黑智爾派辯證術及社會事實的考察，而且生於一種革命的精神

6. 剩餘價值說更包含着公正的認識，一種勞動獨有產品的權利觀念。馬克思雖不曾明白提出這個結論，但是國際的大會及戈塔計劃都已提出，而這結論很助長了馬克思主義的流播。看孟潔：勞動獨有產品的權利(Le droit au Produit intégral du travail)法譯本，1900，頁187以下，及書中安得來之序頁 xxx iv 以下。再看克羅司，前著，頁34-35，及勒塞納：前著。

7. 福特曼，前著，頁375。

• 馬克思與恩格爾斯給意志一個很大的位置，不但團體的意志。而且同等地是個人的意志，這要是他們所以認無產階級宣傳有大價值了8.。

實際上牠曾經是一個革命家的很可驚的戰器，牠於工人階級的組織有強力的貢獻。這是令人奇怪的，因為馬克思已經表明出社會主義制度是自然命定的。但是我們應該想想，當時這革命不過是個很渺遠的可能，而隨後便多少成爲一個問題了——並且是一定而最近就要實現了的大事9.。是何等的行動刺激品啊10.！馬克思宣佈了天國的到來。在很多地方，他不像一個預言家麼？

8.關於他指給意志的位置，看孟道孚。前著，第九章。

9.布爾干(M. Bourguin)：社會主義系統及經濟的進化(Les systemes socialistes et l'evolution economique)巴黎，1904,頁342：“或許是必須如資本之全部充公，新幸福時代之開始等一類極大的允諾，才能鼓起羣衆的狂熱，擴展盲從的信仰”。

10. 徐雷士也顧及到社會主義宣傳的用處，雖然他以為馬克思主義應該無條件地接受。看他的白音斯坦及社會主義方法的進化(Bernstein et l'évolution de la methode socialiste)巴黎，1926。在這篇演說詞中，他稍許抹殺了一些困難。

第六章 馬克思的預言實現了麼

我們很應該承認，馬克思的預言只是很不完全地實現了。在共產黨宣言後的六十年，我們很看見工業的集中和資本主義的集中，但是這些都沒有馬克思所說之甚，尤其是行得慢得多。

德國社會主義者白音斯坦的批評¹。值得我們留意。他說股份公司的股東，不但不會減少，而且增多了，統計當然不能滿足我們的攷究，因為股份公司的股票是不記名的。但是有一個要緊的事實，英國從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八一年，有產在一百五十至一千磅的家庭從三十萬升至九十九萬，這種增率比人口增率還快²。

1. 社會主義之理論及社會民主黨之問題，頁 46 以下。此書法譯本，題叫理論的社會主義及實際的社會民主黨 (Socialisme theorique et socialdemokratie Pratique) 巴黎，1907。看新酷非期：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 (Marxism versus socialism) 紐約，1913，頁 46 以下。

白音斯坦又說，中小企業，尤其是初等工業，也是不減而增多。² 雖然大企業增得比牠們還多，但是並不會犧牲了牠們小的。時時有新的工業出世，而這個常是由於大企業發展的結果，物品的完成手續差不多都委之於中小企業。在商業中，集中制比工業尤其不顯明，雖然也有不少的新奇商場及糧食廠之類³。

這些便是白音斯坦的值得注意的話。真確的一點在：工業商業的集中遠慢於馬克思所意料。我們不能說“時間問題毫無關係”，因為這完全不是可以忽視的。

• 不過白音斯坦似乎看輕了集中的重要。我們可以看出小企業的逐漸少，而五十工人至一百工人以上的增得很多。財政資本主義的集中，也是不可否認的事

2. 考次基（前著，頁153 以下）以為白音斯坦所用的統計不甚好，英國又是個例外，因為英國是從全世界吸取資本的，在英國最重要的是商業財政資本。

• 至於股票，則很難決定持有人的階級（頁187 以下。）

3. 關於馬克思派糧食之批評，看布爾干，前著。

實，比工業資本主義還更明顯，並且，不管考次基⁴以為怎樣，是個頂重要的現象。大戰之後尤甚，使得租金者及官吏等陷於窮困，在法國這兩種人是中產各階級中的一重要部份⁵。德國的中產階級的破產比法國尤甚。雖然，工商業的發展需要更多的專門家，這可以

4. 前著，180：“以馬克思派的眼光，革命的勢力不是一切的資本，而是工業的資本。工業的資本造成資本主義生產的滯落條件，造成無產階級的誕生。反之，商業資本及借貸資本不是革命的勢力，因為它們不造成革命的無產階級。”——但是今日之工業的資本似乎漸甚地依於財政資本了。參看拉布列奧拉（Arthur Labriola）：資本主義（II Capitalisme）尼布爾，1926，頁275以下。

5. 泰果布（P. Cauboue）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法國之資本集中（La concentration des capitaux en France de 1914 à 1919），政治經濟評論（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1920年七月；發透（Arthur Wauwter）馬克思主義之進化（L'évolution du marxisme）

稍補這個中產階級的缺陷，但是這班專門家儘管生活是“資產階級的”，實際上只是薪金工人。

馬克思也曾預言到小農產的消滅，如英國的例，他以爲小農產與工業集中不能相容。他說，這個制度，雖然於農業發展爲一過渡的不可少的階段，“一定在下列狀況之下消滅：大工業的發展使得家庭的農村工業破產，如田地之逐漸枯瘠，牲畜之爲人屯積，大田產及農田工業之競爭，這個競爭一方面減低了價格，一方面其後又大大地增加了價格，如英國十八世紀上半期的景況。”

馬克思又說，“零碎的產業給利金和稅率破產了，並且田價之貴使得買田的人“沒有錢買種來耕田”。生產工具的分散，人力的疲勞，土地的逐漸枯瘠；這便是小農產的致命病狀⁶。

我們不難敘出小農產的進化，未走馬克思預示的路

布魯塞爾，1924（頁33以下——在法國，資本集中較英國爲慢。

6. 資本論，法譯本，卷三，第二編，巴黎，1902，

。在法國及德國西部小農根基穩固的地方，他們沒有受若何的打擊，也遠未遭到更苦。在丹麥及斯坎丁那夫一帶，農民却是十分興盛⁷。在奧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把他們“從最後的封建壓迫”解放出來了⁸。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的主要結果，是把貴族的地產充公，而把農民的地產穩固了⁹。在波蘭，在羅馬利亞，在猶果斯拉夫，在布加利亞，最近的法律習趨向在限制大地產而擴展小農的產業。總之，資本主義雜支配農業還遠得很，農業所根據的是穩定的原素，土地，所以

頁399 以下。

7.考次基自己也承認(前書，頁132)，但是他以為“鄉間居民漸衰地影響全部的社會進化”

8.這並且是照着馬克思的用語(德國之革命與反革命頁67-68)。

9.看察果斯基(Zacorsky)蘇維埃共和國 La République des Soviets)1922；朵待旁賽(Daude-Bancel)：俄國農制之危機 (La crise du régime agraireen Russie)，巴黎，1926。

能夠逃出了牠的範圍¹⁰。

並且，這不是很奇特地誤認了馬克思主義，考茨基竟在一九〇六年聲言“一切的大事實都完全證明了牠”¹¹。？ 甚至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除去他的表面外形，也是馬克思預言的反駁，因為牠爆發於歐洲各國中資本主義社會最末發展，新共產社會最末預備好的一國。

這是一個“偶然”，這也是俄國這龐大區域缺乏強力的政治組織的結果，帝俄權力的傾頹當然歸命於最強有力的一個黨系。實際上，資本主義似乎現在在共產組織中復燃，而維持共產組織的專政制度又似乎將要崩散。

我們知道，馬克思很認經濟的恐慌為未來社會的孕育品，但是他被一八四六至一八四八年的恐慌所迷亂。

於是又說，在興盛時期中社會革命不能發生。既然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八年的恐慌之後，有了一八四九及一

10. 哥我懈拉力拜(Auge-Laribe)法國農業之進化
(L'évolution agricole en France), 1912。

11. 共產黨宣言一九〇六年德文板序

八五〇雷年的興盛，那其後反革命更可以得到解釋。

他在一八五〇年說：“社會革命¹²不能發生，惟存在兩個因素——生產力及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相衝突的時候。新的社會革命也有待於新的恐慌¹³，但這也必定是與從前的一樣。”

事實上十九世紀上半期的經濟恐慌特別地多而嚴重¹⁴，而如白晉斯坦所說，則十九世紀下期的比較地少而輕得多，因為商場的擴展及生產的進步。一件扼要的事是一九〇〇年的危機沒有波及到美國；在美國可以有某種工業的過生產及地方的恐慌，但是竟然地未曾結局到總恐慌。生產的無治狀態，這個恐慌的原因，已經被卡泰爾，托拉斯等校正了，雖然這個方法的效能，有人過甚其詞，如賴斯可 (Jean Lescure) 所說。這個問題，白晉斯坦說，不是成見所能解決，許多外來的

12. 文學的遺產，卷三，頁467。

13. 一八四七至一八四八的恐慌，在英法二國最甚。

14. 前著，頁66以下；及新階非期，前著。

，不可預見的原因，會引起總恐慌，不但是經濟內部現象的演化15。事實上，大戰所產生的危機，不但不會減弱，而且增強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而且共產革命只發動在俄國，牠的原因又不是特別經濟方面的16。馬克思派理論家終於說，不是我在危機上可以激發革命了17。

15. 關於恐慌，再看布爾干，前著，頁311 以下；安錫我 (Ansiaux) 政治經濟學 (Traite d'economie politique) 卷三，巴黎，1928，頁288 以下；尤其是賴斯可：過剩生產之定期的總恐慌 (Crises Generales et Periodiques de surProduction)，彙集，(法科論文)1906，第三版，巴黎，1926。

16. 反之，馬克思以為經濟騷亂之大原因為生產是超過勞動者的購買力，這一個却是很對的。

17. 看土岡巴朗奴斯基 (TuKan-Baranowski) 英國商業恐慌之原理及歷史 (Studien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Handelskrisen in England) 艾那1910；及賴斯可前著。

在一切文明國家內，社會主義者，終於承認不可靠“漸變”的革命了（恩格爾斯自己也承認過）；他們評價了資本主義的抵抗力量。他們放棄了最近就有徹底的社會大變動的希望。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組織與新狄加，所謀的是目前與資本主義勢力的鬥爭，能限制牠一分好一分。馬克思自己本來反對英國的工廠法律（Factory acts）甚至新狄加的組織（他怕工人局部的改善會移動了革命發動品的階級對立），但是其後不得不改——改自己的眼光。各國社會主義者中間的“改良派”趨勢，因此也可解釋。這便是第二國際最近方針改變的原因，比世界大戰要重要得多的原因¹⁸。但是費特新（Arthur Fauters）說得好，改良派最溫和的如韋布夫婦¹⁹（Mr. and Mrs. Webb）比以前要激烈得多，他們

18. 這與保羅魯伊（paul-Louis）所編的，世界社會主義之危機（La crise du socialisme mondial）參看發達前著。

19. 改良主義的改良？（La reformes du reformisme）布魯塞爾，1926。

漸漸認為改良才是一個真正社會革命的路20。• 這就是徐雷士(Jean Jaures)的認識，在他的社會主義的探究中他得了一個“革命的進化”主義，他想在現社會中努力獲住將來共產社會的胚胎21。•

總之，馬克思的預言之所以未能實現，現代社會之

20. 參看房待費得(Vandervelde) 必須改換我們的計劃嗎？(Faut-il changer notre Programme?)，布魯塞爾，1923；奧得曼(Hyndman)，社會主義之經濟(The Economics of Socialism)，1922；韋布夫婦一個不列顛社會主義共和國之憲法。(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倫敦：1920。

21. 看拉波波(Ch. Rappoport) 徐雷士(Jean Jaures)，第三版，巴黎，1925(書中引徐雷士著作未少)；及著者之徐雷士及革命的進化論(Jean Jaures et la doctrine de l'évolution révolutionnaire) 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之大評論(Grande Revue)中。

斷說未能完全地照他的預言進行，是因為在這個上面造定律是不可能的——一個真的定律，是要一切的預見都靈如運命般地實現。

如白香斯坦所說²²，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個可欽佩的科學紀念品，建築在廣大的知識上，含蓄很深的實在的意義，可惜因建築而搭的“臺”太狹了，而馬克思始終沒有放棄牠的決心，因此牠倒改變了建築的本身。這很不方便的臺，就是先入的主義，辯證術，的結果。

我們曉得，歷史唯物論在許多點上與現代的事實相衝突，如同牠與過去歷史的實蹟相衝突一樣。

我們應該承認，馬克思及力量較弱而精神較柔的恩格爾斯，得了經驗的教訓之後，已經放棄了他們的主義時髦部份。

我們已經看見恩格爾斯終於承認上層建築不完全受經濟的下層建築支配。馬克思起初雖然反對工業立法及新法加組織，以為一切改良會遲緩那解放的巨變，後雖也不甚頑強；共產黨宣言說這些改良立法只給了“勞

²². 前著，頁177-178。

動者殊別的利益” 23。○ 與此相反，馬克思在一八六二年的第一國際成立大會中宣稱十小時工作是社會解放中的一步，“牠不但有實際的影響，而且這是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資產階級的經濟向勞動者的經濟屈服” 24

只不過是，他們某幾個弟子比師傅還要頑強。有一天白香山證出有產者數目增加，考次基回他道：“假更有產者的數目不減少而增加，那末，我們難目的更遠了，因為穩固了的是資本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呢” 25。

○ 考次基根據辯證法的認識以為進步只能由“滿惡致

23. 恩格爾斯在一八五〇年即已認十小時工作於勞動者為重要(英國十小時法案[Die englische Zehnstundenbill]在文學的遺產中，卷三，頁384-395)

24. 參看梅林之意見，同著，卷三，頁79，以下

25. 此為白香山所引，前著，頁178。——在馬克思主義及其批評者白香山中(頁295)他說：“假使資本主義生產的不便，只是從開始所有的而逐

策”生出26。○ 拉布力奧拉則主張經濟下層建築的超越，比恩格爾斯甚至馬克思尤甚27。○

漸減少；假使有產者的數目日增；假使無產者漸漸至於獨立的地位，或是至少有了可滿足的位置；那末，社會主義有什麼好？我假使看資本主義如白晉斯坦所看的一樣，我就要很直爽地聲明社會主義是個重大的錯誤”。

26. 白晉斯坦原文：“Verslechterung der Verhältnisse”。

27. 參看所著歷史的唯物認識。——白晉斯坦以為改正馬克思主義之錯誤，便是幫牠的忙。

卷 下
歷史唯物論
歷史智識及的問題

歷史唯物論的創建者，雖然在精神上最注重牠實際上的影響，——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雖然不十分顯感到超然的，科學的，歷史研究，可是我們還得就歷史知識這個問題上來討論一下。有許多歷史兼經濟家，雖絲毫不曾附從社會主義，不曾參加政治或社會的辯論，而他們却自稱同情於歷史唯物論，或是照各個人的意思說，歷史的經濟解釋¹。

我們已經把這個主義的成長及特點指出來了，關於以下一點，我們將再加以批評：我們能不能公平地說，一切的歷史事實，政治的，法律的制度，宗教的，智識的現象都一律受經濟的支配？

第 一 章
政治的及法律的現象

此地爲便利計，得分別兩種現象：偶然的，巧發的

1. 例如塞列格曼：前著。

事實；和永久的現象，就是制度。

偶然的事實，發生只是在某種方式下一次，大部份可說是偶遇所造成，而不是由於通常的原因。 機遇，照古諾 (Cournot) 1. 的定義，便是“變串互相獨立的因果，偶然地相遇而生出如此的現象，如此的局面，如此的亭變，這個亭變便因此叫做巧逢的” 2.。

但是機遇的勢力在歷史中，如同在自然界，隨處都可見。 在政治歷史裏，尤其是政治的事實，牠有個很大的位置；塞奈保 (Ch. Seignobos) 說得好，雖然人們可以不必完全與他同意，一八三〇年及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在歐洲的政治進化上影響這般重大，都不過是純粹的偶然事 3.。

1. 論近代思想亭變之行程，(Considerations sur la marche des idées et des événements dans les temps modernes) 巴黎，1872，頁1以下，

2. 亨利波登爾雷 (Henri Poincaré) 科學與方法，(Sciences et méthode) 1907，頁90：他以為偶然就是“小因生了大果”。

個人的位置，尤其是人才的，是同等地不可否認。白來錫希4. 在一本最近的著作中說，一切新的運動都起於個人的創造力，而羣衆或集團所最代表的是惰性力 (La force d'inertie)。他很精彩地指出，馬克思這樣一個止信集團力量的人，他自己的樣式卻駁倒了他的理論，因為他貢獻於無產羣衆的覺醒是如此之大。自然，我們可以同頑強的個人主義者們說，一切創始的人都不過是他所生長的時代與地域的產物；或是，我們可以顧拉夫洛夫 (Lavroff) 說，個人在人類發展中的位置“只是在他與工作而受苦的羣衆合作的時候”5. 這個

3. 裴奈保：現代歐洲政治史 (Histoire Politique de l'Europe contemporaine) 第七版，1926，頁1222。

4. 歷史變化論 (Vom geschichtlichen Werden)，司徒加特，1925-1926二卷，八開本。

5. 關於拉夫洛夫之思想，顧拉坡坡耳：作為進化科學之歷史哲學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comme science de l'évolution) 第二版，巴黎，1925，頁259-280。

很複雜的問題，似乎真不能解決。此地我們所能說的，就是無論將個人的地位認為若何之小，但誰也不能否認牠的存在，那末，很顯然了，偶然事變的數目也是很多，這些偶然事變的原因又是不可知道的6。

至於政治制度，牠們的進化至少是局部地憑着偶然的事實：征克，某一個君主的或是某一個總長的政策。但是此地我還是認定牠進化大勢罷。但是，就是這個進化，牠是不是完全由於經濟現象進行呢？似乎不像。許多不同類的因素能夠入於舞臺之中，更不必談行政組織的本身了，行政制度，如白來錫希所說，常常自己已有逐漸完成的進化；因此，法國十八世紀的君主觀念雖然低弱，而君權的行使人卻自己們依然改良了，各部及各視察使的衙門那一點點地達到相當的效能 (Efficiency) 7。經濟事實之施於政治進化政治制度的勢力，——一個大勢力！——是很難否定的；但是牠們不是唯

6. 看著者歷史之進步觀念一文。

7. 費奧來 (P. violett) : 國王及其大臣, (Le roi et ses ministres) 巴黎, 1912

一的因素。

並且另一方面，政治的事變（戰爭，侵略，征克，等等）很大地貢獻於某國某國的經濟狀況的改變，而於其社會狀況為尤甚。羅馬共和國的戰爭與征克，大大地減少了國內的中等階級與農業者，以此擴展大地產（latifundia,）並且反而由此得到意大利農產的興盛⁸。

假使我們現在考究到近代史，這是不是十八世紀英國貴族的政治勝利，結果到圍地（Enclosures）運動，使得農民地產減少，大地產增多呢？十六世紀十七世紀的戰爭是不是貢獻了許多於德國農奴制的進步呢？中歐貴族制的取消是不是一八三〇及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結果呢？是不是為要消滅法國的貴族制，必須一七八九年的政治革命，這個局部由經濟及社會的原因激起來的革命⁹？

8. 布老克：羅馬共和國 (La République romaine)

2 巴黎，1912。

9. 著者之歐洲十八十九世紀農制史大綱 (Esquisse d'une histoire du régime agricole en Europe)

這裏又是一個很好的範式。普來康諾夫(G. Plankhanof) 在他做的俄國社會史序論¹⁰。完全採取了歷史唯物論認識，差不多如同奉為經典¹¹。一樣，但是因為他是個細心的作家，所以有許多露出來的事實確切地與主義起了衝突。例如，他指出是遊牧民族對乞也夫俄羅斯(La Russie Kievienne) 的勝利，使得居民遷移到北部西北部，因此決定了俄國文化的落後及農民階級的屈服。莫斯科諸帝的‘俄疆的擴張，很有力地作用於俄國的經濟的及社會的進化。同樣地，是俄國對西方的奮鬥。也是由於對外政策的原故，大彼得歐化行政與軍隊制度，所生的結果之一是給了貴族以地產權的獨立¹²。另一方面，農民問題及大體上地理的空

aux X^e. et X^e. siècles) 巴黎，1921。

10. 法譯本，巴黎，1926。

11. “我是出發於歷史唯物論，心不能定物。物能定心。”

12. 米夏(Miller)：中俄羅斯農制史(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agraires de la Russie centrale) 巴黎

關，也是，如普來康諾夫所說，施很大的勢力於俄國政治史的委部。

德國一九一八年的革命，一方面取消了加於農民之上的政治的社會的限制，一方面規定了工業的工作時間，及獎勵勞動的組合，確確是助進這些社會階級的經濟改善不少¹³。

歷史所表示給我們的，是不是政治現象與經濟現象間的作用與反動，而分不出那一個是更為主要呢？實際 (La realite) 比馬克思所能猜想的要複雜得多。

至於經濟現象與法律現象的關係，便更密切了。但是能不能說後者是一定為前者所支配呢？ 第一所有

，1926；苦力秀 (Kulischer) 俄國文化史 (Russ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艾那，1925。

13. 拉普開斯 (J. Lapkes)：十八世紀末年至一九二六年之德國農業手工藝 (La main-d'œuvre agricole en Allemagne de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jusqu'à l'année de 1926) 巴黎，1926，頁115 以下 (南錫大學農專論文)。

關於法的法律不是完全由生產的需要決定的。宗教與儀式，尤其是葬禮，如顧朗其(Fustel de Coulange)在古代城市(*La cite antique*)所舉，於政治法律的組織上也有力量。財政制度的本身也不是完全由經濟現象來的¹⁴。農民問題的歷史中，尤其充滿了這種兩類事實的錯綜。財產制度不僅是由經濟現象而來，政治的事實，如征克及侵略也輪著作用於經濟現象。

我們還可以說，這個天性保守而常常代表過期事物的法律制度，卻有遲緩經濟進展的趨勢。這一點馬克思是很熟習的，因為他認為財產制度代表一個前時代的生產形式，與現在的不相合；革命，照他說，就是由於這個均衡的毀壞。

關於這一方面，我們可以看見各種不同現象的相互影響了。至於確切地規定牠們的數量(Quantum)是一個極有強烈的感情作用的，加於歷史家身上的問題。這個問題沒有到能夠解決的時候。

14. 費奴格拉道夫(Vine Gradoff)：習慣與權利(*Custom and Right*)，奧斯羅，1926。

我們不要忘記，如孟傑（A. MenGer）所說，馬克思有看輕法律事實的趨勢。因此，他未曾忙於決定他所夢想的社會之中的公法社會及社會立法¹⁵。

15. 勞動獨有產品的權利，頁235以下。

第二章

宗教的及智識的現象

宗教的事實是否為經濟現象所支配呢？馬克思弟子們所持的根於史蹟的論調不見得怎樣圓滿。拉布力與拉竭力地說明基督教的歷史，差不多全部份是可以用財產及勞動組織的進化來解釋的¹。他以為只有這些可以剖解如何起初基督教的“平等的社團”會變成一種嚴格的寡頭政治，一種國家的組織，施行一種政治的作用，成為一種社會的保守勢力。拉布力與拉沒有注意到宗教的信仰，也沒有注意到政治的因素。

可是全部教會的歷史，表現了信仰所佔的地位，證明他的見解是錯誤的。至少是部份地錯誤了；因為教會竟能與俗世的政治相混合這個事實，於權自己的命運有大影響。我們也不能否認，教庭，主教，寺院等之

1. 拉布力與拉：社會主義與哲學，頁147 以下。

該章的觀察都甚精警。在駭海(G. Sorel)的古代世界之衰亡(La ruine du monde antique)中經濟問題施於教會之影響異常混雜難見。

成爲很大的財政勢力，之受經濟現象，之在某種意義上助了資本主義的成長，雖然資本主義是基督主義所反對的，例如對於利息借貸的態度及公正價格的主張等²。比唯物的解釋還更錯謬的，是一流舊教著作家如楊生(Janssen)牛曼(Newman)等的觀念，以爲宗教貴族既凡俗的貴族待農民要更寬大，更仁慈。更錯誤的是鑄生的意見，以爲許多改革的異端派鼓勵了十五十六世紀的社會騷亂；我們只須提一提路德在一五二五年對農民戰爭的態度³。在這個信仰熱烈的時代，一切社會騷動自然要帶宗教的色彩。

我們也得留神不能閉眼承認一般歷史唯心主義或是

2. 亞希來：英國經濟思想史(Histo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de l'Angleterre)法譯本，卷二，頁481以下；湯乃：宗教及資本主義之興起，倫敦，1926。

3. 看極精彩的古爾吞(G. Coulton)：中古村莊(The Medieval Village)1525(尤其是附錄第三十號，頁540-543)。

識歷史唯心論的肯定。他們隨着費布(Max Weber)，特老也期等之後，以為加爾文派(Calviniste)尤其是清教徒的宗教理論很有力地助成了近代資本主義的形成，儘管是這內部有一小部份的真理。但是“資本主義腦筋”的形成，這便是松巴(Sombart)以為清教徒及猶太教徒的專有品，對於這個天平上加不了若干的重力，重要的影響是來自真正的經濟現象，例如新世界的發現及隨之而生的金銀的洋溢⁴。總之，在這一點我們敢不

4. 關於此題，看費布：新教的倫理及資本主義的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1904, 1905 (出版於宗教社會學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士朋亨, 1920)；特老也期：基督教及基督教會之社會的教訓(Die sozialen Lehren der christlichen Kirchen und Gruppen) 士丙亨, 1912；松巴：猶太人及經濟生活(Les Juifs et la vie économique)，1911，法譯本，1923；湯乃，前著；著者之在什麼地方猶太人和清教徒幫助了資本主義的進步一

唯物論本身的辯護。

但是，另一方面，又何能只承認階級的道德呢？

恩格爾斯自己也說有許多思想家及道德家超出了階級道德之外，而所守的是一種真正“人類的”道德。

科學及普通哲學確然地超出經濟現象之外；這些呢是在精神領域之中5.。

無疑地，經濟活動的進步會助成智識的解放。這就是意大利從十四世紀起，荷蘭從近代初年起，之所以成為科學，文學，藝術等的選土，文藝復興在兩地之所以繁盛而深切；泰奴（Taine）在他的藝術哲學中已經很注重地說過6.。這也是個可注意的事實，荷蘭的參

文(Dans quelle mesure les Juifs et les Portugais ont-ils contribué aux Progrès du capitalisme ?)

(歷史評論[Revue historique]1927年五月)。

5. 拉布力奧拉：社會主義與哲學(頁182,)他以為單知道了雅典的經濟組織是不能懂得柏拉圖的唯心性的對話的，但是這一圖柏拉圖也不能同他所生長的空闊分開。

藝極盛差不多恰在十七世紀，這個時候正是牠的商業活動發展得可驚的時候⁷。無疑地這不是一個絕對的規律；統一的德意志於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四年，在經濟上如此興盛，沒有產生一種著作家哲學家的茂盛，如像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比較窮困的德意志所產生過的一樣。並且現代美國的科學藝術的開展似乎也不能與牠的異常的經濟進步相符，那裏的一切都太有“系統”，確是一個整齊的國家。歐洲的“紛歧”雖礙於物質的生產不利，在另一方面却大大地幫助了文明的培養。並

6. 皮海：比利時史 (Histoire de Belgique) 卷三；考特 (Haldvan Koht)：文藝復興起源之問題 (Le Probleme des Origines de la renaissance) 歷史綜合評論 (『Revue de synthese historique』, 1924年六月)；赫奴特 (A. Renaudet)：“神曲”及道斯坎繪畫中之東方的影響 (同書, 1925年十二月)。
7. 著者之荷蘭十七世紀末之商業活動一文 (L'activite commerciale de la Hollande a la fin du XVIIe siecle) (政治經濟評論, 1926年10月)

且呢，精神是隨意所之；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的天才不現由於伊利沙白時代經濟的茂盛；拉辛 (Racine) 及莫里哀 (Moliere) 也不是由於大王 (魯伊十四) 朝廷的奢榮。

另一方面，馬克思不是暗暗地承認，想能施一種很直接的影響於社會革命嗎；他不是一方面雖認此革命為命定，一方面又不斷地去催促牠？假使不然，他不致鼓勵社會主義的宣傳，不致助長工人的組織，也不致很高興起祝賀國際的誕生了。這裏，便是上層建築 (Oberbau) 影響下層建築 (Unterbau) 了⁸。

8. 參考新酷非期關於此點公正之意見，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

第三章

社會階級。階級意識及階級爭鬥

社會階級這個問題，馬克思已經提示得這樣明顯¹，使得我們能夠就這個來更切實地討論。

社會階級是不是照他所說，從生產的形式中演下來的呢？這是很可疑義的一個問題。人們已經指出，古代所存在的奴隸制度，並不與“經濟”相應；主人很可以不必顧慮到生產的效率而雇用工手，勞動的法律形式還是次要的問題；在希臘奴工之外自由工同樣地佔重要²。

安得才說得很對，生產形式與分配形式是很不同

1. 普來康諾夫在他的歷史的唯物認識說得很對，法國十九世紀上半期的史家如給梭 (Guizot)，底艾列 (A. Thierry) 及米奈 (Mignet) 等對於階級的衝突已很重視。

2. 給貨 (P. Guiraud)：古代的經濟研究 (Etudes économiques sur l'antiquité) 頁18及46；戴來夫斯基：社會的階級對立與無產的階級對立 (Les antagonismes sociaux et antagonismes Proletariens

的事件；人對人的掠奪是由武力而來³。但是奴隸制之進於農奴制，及農奴之解放，似乎應該歸結到經濟的原因⁴。經濟事實與社會事實的相互關係是個很困難的問題，只有用很多的科學研究，才能夠解決。

所可能的是，社會階級很久已經是支配於法律界限甚於支配於經濟界限，而且大體上將來也應該如此。印度的階級制度不是我們眼中最能代表階級區分的麼？但是近代的民法已經取消了法律的界限了。以後單靠經濟的界限，階級是否還存在是個問題。與馬克思所說的相反，資本主義很化除了階級，因為牠助進個人主

巴黎，1924，頁148以下。

3. 安得來：歷史的唯物認識，道德及玄學評論1867年，頁652以下。

4. 朗朗其：羅馬之佃農制 (Le colonat romain)，在歷史問題之深討中，巴黎，1885 著者之農村階級中世之封建制度 (Les classes rurales et le régime domaine en France au moyen age) 巴黎，1901。

義的原故；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社會上階級的不同却是最少5.●

自然在擺括上，我們可以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相比對；但是這兩個名詞還是部份的抽象。資本主義因牠的真正基礎“投資”——這比牠的生產“行程”重要得多——漸趨重要，所以一天一天地變成非個人的，無名的事業。馬克思起初眼中所只有這個“行程”終於給投資一個更重要的位置。在資本論第三卷6.我們念到：

“營業的損益所生出之股票與債券的升降，及股票之向“鐵路大王們”手中的集中，愈過愈甚地成為賭博性的結果，代替了資本之向勞動及暴力的分配。這種無膠的幻想的財寶，不但是個人的財產，而且是銀行的資本之一部份”7.●”

5.參看著者之近代資本主義之起源 (Les origines du capitalisme moderne) ●

6.法譯本，Giard書舖，第三卷，第二編，頁192

11●

因爲許多薪工者多少能夠得到這些契券——每限分之一，當然的——，那末，資本與勞工的相反便帶上隱蔽的面具了。我們知道有許多保守主義的理論家很可藉以推說到，勞動者與他人一樣可以參加到資本了。這種伎倆不(8)能發生，假使不因資本家勞動家的已

7. 同書，頁 482 以下：“能生利的資本是種拜物教的被崇拜者，自動地生出價值，金錢增多無窮可尋。…金錢之變爲資本已不可見…”。同書，頁 494，又說，德文：die Geldmacht 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指符，她能使賭博式的投資成一掠奪他人勞動增富自己的巨靈，而使國富漸基地爲少數人所有”。——關於潛藏的複雜的資本主義的組織，參看可驚的韋瑟斯 (Withers) 什麼是貨幣，法譯本 (Qu'est-ce que la monnaie ?) 巴黎，1920。

8. 特呂希 (H. Truchy) 政治經濟學講義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巴黎，1921，卷二，頁 240：在此他較爲更實在地主張：“我們不應該把經濟社會，看做兩個對立的人格，薪工與資本家，這一

經不再是法律的階級。儘管他們的相反爲面具所蔽，他們實際上的相反還是依然；資本主義的權威，只有更可畏9。

我們然後更可解釋，階級意識這個十九世紀才真正出現而又是在工業集中所助長，本身爲資本主義產物的東西，牠的覺醒是由於社會主義的，革命的宣傳。費斯蒂(O. Festy)10。很精密地指出法國的七月革命，第一牽入的是巴黎的小工業的工人，受了新思想的激動所致

個賺那一個所虧的。社會產品之資本勞動分配說完全不能給出一個完全的個人間財貨分配的觀念。個人所得可以同時包含勞動與資本的產品”。

9. 馬克思以反無產階級的勝利可以制止一切階級的存在(哲學之窮困，頁243)。

10. 七月君國初年之工人運動(Le mouvement ouvrier au debut de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1830-1848)，巴黎，1901。著者之財界君國時代之法國經濟生活(La vi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sous la monarchie censitaire)巴黎，1907。

英國的工業比法國的進步得多，而工人之團結一致自覺遲慢得多。雖然是有憲章運動(Le mouvement chartiste)，但是自從一八三九年以後一班的職業組合(Trade-unions)便冷淡了。其中一個鬥士說出一列的話，這些話很有關於所謂的工人階級的統一性：11。

“憲章主義只能在工資最少的工人羣中得到一致的贊成。每星期工資三十先令的人對於十五先令的人的不關心，正如同這些人對於五先令六先令的人不關心一樣。勞動者羣中有種貴族，已如資產階級中也有一樣”。

這種意識，在十八世紀尚且很暗淡，慢得很地從這“意識幕後(Subconscient)”12.的境地向前進步。

11. 阿勒非 (E. Halevy)：十九世紀英國人民史 (Histoire du Peuple anglais au 19e. siecle) 卷三，頁308。

12. 德曼以為 (超過馬克思主義，頁28以下) 階級意識本來是純粹感情的，並且常較階級鬥爭為遲出。

然是一八六四年國際的成立，很助長了工人階級集團利益的意識，但是這顯然地是社會主義理論家的，尤其是馬克思本人的工作。在這一點，上層的觀念理論有很大的勢力了。白來錫希13.說得好，馬克思自己的行動給他的歷史唯物論主義一個揭穿。

我們現在進到階級鬥爭的問題，這個問題，如共產黨宣言所示，在馬克思主義中佔第一等重要的位置。馬克思以為階級鬥爭是已永久存在的，在這個裏面可以找到一切政治事變，尤其是革命的鎖鑰。他甚至認為這是進化的條件。

關於過去的一部份，這個意識似乎很已數世界史駁倒，而這世界史的知識，馬克思是很不足的。——例如羅馬的平民與貴族之爭並不是完全由於經濟的原因，在平民之中有很多富有的，在貴族之中有很多貧窮的。當然，平民之中是貧窮的多，而債及地租佔有很大的重要。但是平民中富人與貧人之間，是有一種合同；就是前者是爲了得人心及爭政權與後者聯盟 14. 窮人唯

13. 歷史變化論，卷一，柏林，1925。

，照布老克（Bloch）所說，“拿他們人數的權威去幫助於他們無謂的野心，而藉此謀政治的及社會的要求。因此兩者互相扶助向勝利的目標前進了”。

在十六世紀的宗教戰爭之中，兩方都有屬於各種不同階級的人物。在十七世紀的英國各次革命中，主要的是宗教的及政治的革命，社會的問題佔很小很小的位置，雖然是一時有特殊的小派別（如Levellers及Diggers）佔了舞臺的一角。法國革命中確是有階級的對立，但總之是很空泛而不純合，所能見的問題只是一個關係輕微的糧食供給問題。15。

在德國之革命與反革命 16. 書中，馬克思自己承認

14. 布老克，前著，頁25以下。

15. 考次基在法國革命時代之階級對立(Die Klassen-Gegensätze im Zeitalter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中說明，在特權及無特權兩階級，各有許多經濟利益不同的階級，並且“無短褲黨”當中同時有外資產階級，手工業者及雜產者。

16. 法譯本，頁 69。

，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奧地利的資產階級永也不會看見工人有階級的行動，或是爲階級的利益而奮鬥”。

戴來夫斯基(J. Delevsky)在一本新書 17. 中，竭力指出階級的經濟對立之外，許多許多的其他各種的對立，他說，還有種族的民族的鬥爭 18.。他甚至說到無產階級中間也有許多的對立，例如對外國工僑的仇視，本國工界中的有工人貴族，對女工的反對等等。並且他還指給我們，有許多時候利害的相同聯結起廠主與工人，他很有趣地堅持着“黃色新狄加”，說這常常是由廠主及反動團體鼓動的。——無疑的，像這一類的問題，很值得把牠的複雜情形表白出來。

但是就大體論，資本主義一天一天地露出權威，工人階級漸漸也就團結一致，至少是在某一些的家裏

17. 社會的對立及無產階級內部的對立。

18. 我們得註明馬克思，（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頁 96 以下）太輕視了斯拉夫族居民之民族感情，他舉爲他們全靠俄羅斯爲後援。至於波希米，“權從此只該成爲德國的一部份”。

。在這一點，我們不能忽視工業集中的勢力，大企業中的工人擠在近代工業都會的工人蜂巢中，自然要互相覺察為手足，比分散的工業要進步得多。交通路道的大進步，新聞紙印刷的行動，更加緊了他們國內的國際的牽連。

19. 戴來夫斯基也堅持着說，大戰時許多國，尤其是德國的工人同他們的同胞取一致的態度。由此可見工人階級的國際運動之難，為此更強的組織以為必要，但若有更強的組織，一切的戰爭恐慌會沒有了。——關於工人階級之民族的對立，見德曼：前著，頁257 以下。

第四章

革命及歷史的禍變認識

有沒有全具內戰特徵的鬥爭呢，這就是革命了。但是，直至今日，歷史還沒有保存過一個真是由於經濟鬥爭的革命回憶。甚至那些確由於經濟的社會的原因發生的，所有的特徵也還是政治方面的，所生的，至少是第一先產生的，是現有的政權的變革，假使不是毀壞

一個很好的例，就是法國革命。在一七八九年的請願書中各個階級都一致有憲法及行政改革的要求。第三階級全體反對“特權階級”；第三階級，就是說，國民的大多數，所包括的各種階級，聯合一致要求法律及納稅的“平等”，以及“封建”制度的廢除。

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也是一個政治的革命，雖然完成牠的是巴黎的人民；但是我們知道，驅使他們於市鎮之上的是資產階級的本身。也是這個一八三〇年，比利時因為不滿意於所鄙視的荷比併合，所以起來反抗荷蘭；但是在經濟上這個併合却是有利於比利時人的。

• 一八三〇年的九月革命，皮海（H. Pirenne）¹說，戰士中無產階級，工廠工人，只佔一極小部份，這直是一個全國的國民運動。工人們大體確是困苦，但是我們在他們中找到一點革命的精神，他們開始行動只在一八三〇年的變動之後。比利時一八三一年票決的憲法，是財產選舉制，而沒有一個人表示反對；皮海說“社會問題還沒有成立，階級精神還沒有產生，所見得到的只是政治問題”。

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克來米（Albert Cremieux）²證明得好，也是個不但為小民的而且是全國的，“資產階級及工人階級一致地向保守的王國攻擊”。大部份由資產階級組成的國衛軍（La garde nationale）權力不小。一八四六至一八四七年的經濟恐慌，雖然罷革命的很深的原因，但是社會主義的及民治主義的 ferment，也不能絲毫不計；並且當時是有一種普遍的深切感

1. 皮海：比利時史，卷六，布魯塞爾，1926，頁34

0. 以下。

2. 二月革命，巴黎，1912（文科博士論文）。

“不滿”。

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離今日太近，還不能得到很明確的歷史觀念。但是很像是革命的第一潮是全國相繼的反俄皇的運動；至於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則很像是一種少數人的黨系要奪政權，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

馬克思在德國之革命與反革命中也說，在德國尤其奧國與地利，一切的階級，除了貴族及‘文武官吏’之外，都是反對政府的。他說：8。

“這差不多是一切革命的命運，各不同階級的聯合（這個聯合至於某種程度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條件），不能經久。對敵人差不多才得了勝利，勝利者自己重為成仇視的壁壘。是這迅速的，感情的，階級對立與發展，使得革命在陳舊複雜的組織中成功大的政治的飛躍的進步；是這不斷的，激烈的，各想爭權的新政黨之產生，使得一個民族在五年的震撼之中，進步比平常

8. 前著，頁64。

4. 重線係著者所加。

的百年多。」

這是在許多點上一個很深刻的觀察，但是也是個殘缺討論的問題。

很令人注意的，法國革命既是產生於社會衝突的唯一的革命，而他所變換的，法律制度却基於經濟制度：貴族權利的廢除，國產（Les biens nationaux）的變賣特別地增進了農民的財產，因此加速了已有的進化。但是農業生產的形式依然與古制（L'ancien régime）一樣，工業的組織也未曾變革。這些法律的改正終於影響到法國的經濟狀況，但是，是間接的。就法國革命的直接結果而論，牠有個政治的，法律的重要，而沒帶經濟的重要。5。

一點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馬克思的禍變革命說。由於他的階級鬥爭說而來，才生出這個由一個社會制度忽然地變成另一個相反的社會制度的論調。這樣的變

5. 著者之十八十九世紀農制史大綱。——法國在復辟時代之經濟情形極似革命前之古制。參著者之財產選舉制與國下法國經濟生活。

識與歷史的實際似乎是很相違反，因為一切的變革常常是進行得很慢，甚至深入的革命之後，舊制的痕跡還是存在，未來制度還得待很久才能出現。因此，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完成之後，到今日還是有小工業小手藝的存在，雖然大工業終將取而代之。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工業在十六十七世紀已經開始出現了⁶。我們看得出，禍變認識是直接地是從黑智爾派辯證術而來，黑智爾派辯證術是主張矛盾同體的；當然不足奇地牠要與事實衝突了。

並且馬克思完全忽視了革命與進化的關係。革命將破阻了進化呢？抑或只是增激進化呢？革命雖加

6. 參看哈密爾吞 (Henry Hamilton) : 英國銅工業至一八〇〇年 (The English Copper Industries to 1800 倫敦, 1926 ; 及阿希吞 (Ashton) 工業革命中之鋼鐵工業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1924。——巴特 (前著, 頁58以下) 以為就是階級鬥爭, 大概地又是結果於協調, 例如羅馬之平民貴族之爭, 及法國革命等。

於進化的是什麼？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我們此地只能舉一舉名詞罷了。

馬克思因為相信突然變革的原故，自然地他要把歷史分成若干期了，這就是他在資本論中常常提到“資本以前時代”了。但是分期，Periodisierung，照德文說，是哲學家的事甚於是歷史家的，因為歷史家由於永久同實事接近，更能認出事實的複雜，及事變與制度的暗霧。令人注意的是，特老也期是以分期為歷史哲學的要務的一個人，他在將歐洲及附屬的美洲的歷史分期的時候，感覺到異常麻煩，而他的困難到了近代期更甚7。

7. 參看特老也期：歷史學及其問題。再參看歷史綜合派近來之討論（歷史綜合評論，1926年六月）

● 參考著者之歷史之分期（La division de l'histoire en Periodes）（同書，1926年十二月）；及其譯：論歷史的分期（Ueber historische Periodisierungen），柏林，1925。

第五章

歷史的經濟解釋，在什麼地方牠是合理的

儘管歷史唯物論引起了許多批評，我們得承認牠藏着真理的一個強有力的部份。並且牠在結果上，很有效地刺激了經濟史的研究。

半世紀來有許多絲毫不曾牽入馬克思派社會主義的歷史家聲稱贊成歷史的經濟解釋¹。我們先舉羅解斯 (Thorold Rogers) ²，他甚至都沒有提到馬克思的著作。他不以為經濟現象是歷史的下層建築，他以為可是應該給牠們以第一等位置的：他說³，“我深信，把歷史中去了經濟事實，是使得牠乾燥而缺乏堅固耐久的根基⁴。”而他只是個不倦的搜考家，不是一個強

1. 看塞列格曼，前著，頁109以下；新辭非期，前著，頁40以下。

2. 歷史的經濟解釋，1888，法譯本 (L'interprétation économique de l'histoire)，Castelot書舖，1892。

3. 同書，頁22。

有力的史才。有名的史家亞希來 (Sir William Ashley) 從十九世紀末期起就從事顯出經濟史的第一等關係，儘管他並不相信經濟現象能支配一切其他的歷史現象

5。

在十九世紀的後三分之一，我們看見許多歷史家，尤其是德國的，放棄朗開 (Ranke) 式的政治史國家史，而開始研究集團的事實，文化史，給了經濟現象一個大的位置。這些新趨勢，很光彩地為一班學者確定了，如白來錫希⁶，高坦 (Eberhard Gothein)⁷，尤其是朗勃希特 (K. Lamprecht) 他在一八九一至一八

4. 反之，肯林汗 (Cunningham) 在英國工商業之發展 (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書中以為經濟現象總為政治環境所直接決定。

5. 亞希來，前著，頁22以下。

6. 發展史 (Uebe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在德國歷史雜誌中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1896年九月。

7. 文化史問題 (Die Aufgabe der Kulturgeschichte)

九五年出版了六大本 *Deutsche Geschichte* 德國史。更不要忘記，法國大歷史家顧朗其在古法蘭西之制度 (*Institutions de l'ancienne France*) 書中，所研究的最重社會的及經濟的事實。三十年來各國的經濟史可喜出得很多。

經濟現象確是很於其他事實及歷史的進行有大影響。假使一個社會的勞工組織，工業制度，商業進行，農業制度我們不知道，怎樣能真懂得牠的組織？一切時代都是如此。魯伊十四朝的戰爭，有人說是由於皇室的內幕陰謀，實際上很深的因是歐洲各大國的商業競爭⁸。新世界的大發現及各大海國的分佔，於十

1899。關於此點，參看皮海：德國史學界之一軍戰 (*Une polemique historique en Allemagne*)，在歷史評論中，1897年第六十四卷，頁50以下。

8. 克拉克 (Clark)：英荷聯盟及對法蘭西商業戰爭 (*The Anglo-Dutch Alliance and the War against the French Trade*)，1923；及艾青加 (Elzinga)：1672年戰爭之原由 (*Het Voorspel van den Dorlo*

六世紀以後的世界史有巨大的影響。如此的例，是舉不盡的。

宗教現象，雖不能過分地說是一切都由經濟現象所支配，但是確受地理空間及社會組織的影響。就是這個影響，照賴飛 (Sylvain Lévi) 9，說，可以解釋印度婆羅門教的堅持。這就是，少數的亞里安人 (Aryans) 來到廣大的印度，週圍都是野蠻的黑種民族，天氣又是極其難受，用了有階級制度的婆羅門教，他們才能夠維持了他們的文化：“婆羅門教是社會秩序的造成者，終於和牠相混了”。這也是個社會不同現象錯綜的一個例子。

十六世紀的人文主義 (L'humanisme) 和宗教改革的各個不同的命運，也是經濟因素所可解釋。十六世紀的第一個三分之一。兩個運動完全聯絡一致對敵中世紀留下來的抵抗力；自一五三五年以後，兩者的分歧便日甚一日，這些分歧無疑地有智識的原故：改革家以爲

van 1672)；荷爾蘭，1926。

9. 印度與世界 (L'Inde et le monde) 巴黎，1926。

自由思想至於聖經便到限度，人文主義者卻以為思想不能向任何的權力低頭。最終呢，改革派薩卡爾文(Calvin)進至一個新局面時，最開通的如拉布來(Rabelais)也不能如意了¹⁰。——但是人文主義之所以驟然傾頹是由於牠只純粹一個智識的勞力。改革運動則有世俗的政治與物質後援：路德主義在德國瑞典之成功，由於當地的王公要藉收得教權教產加增他們的世俗勢力。同樣的理由可以解釋英區國教，甚至卡爾文主義也是一天一天地與物質世界相混合，一天一天地改變¹¹。

10. 看我賽(Henri Hauser)：論法國之人文主義及宗教改革(De l'humanisme et la Reforme en France)在法國宗教改革研究中(Etudes sur la Reforme française)巴黎，1909。

11. 看赫奴特：艾拉生之宗教思想及行動，根據他的書信(Erasme, sa Pensée religieuse et son action, d'après sa correspondance)巴黎，1926，在歷史評論叢書中。艾生調和路德與教會的失敗，是因為他與政治權力，物質的勢力，相衝突。

但是較純粹的人文主義，也有牠的時候，不過牠報復較遲罷了。

我們還得注意，經濟現象比其他的較為不受偶然事的搖動，受人物的支配較少。牠們多少可以入於統計，並且雖然不能形成嚴格的定律，至少可以露出進化中某種的趨勢¹²。● 歷史科學之有賴於經濟現象而成熟，甚於較受偶然事的影響，較不規則的政治現象。那末，經濟現象之貢獻於歷史的探討，超過一切其他現象了¹³。

自然，要嚴格分別經濟和其他現象的相互重要的大小，還是個大難事。這種相互重要的大小，隨時隨地不同。這裏我們再舉一舉白晉斯坦的公正意思。他說，人們今日對經濟有很大的注意，便以為今日的經濟所佔的位置，比往日重要；其實，科學與藝術在今日比

12. 看古諾，前著；及著者古諾之歷史哲學 (*Remarques sur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de Cournot*) 歷史連貫評論，1926年十二月。

13. 看著者之歷史中之進化觀念。

往日之賴於經濟少得多，這由於經濟區域的擴展，決定論因而減削，獨立性因而增多¹⁴。在經濟這一類智識中我們只能有一點指數；因為就我們現在智識的程度，要預斷一切是永不可能的，¹⁵。各種的現象太錯綜得不易分出因果了。重要的是，已有人提出來這個問題，我們得感謝馬克思與恩格爾斯第一次將牠明白地提出。

14. 白音斯坦 前著，頁4以下。

15. 賽奈保以爲經濟生活之現象，完全爲政治現象所支配。見其前著，頁卅以下：“這個危機，這個使我們受苦了十年的危機，確然地是由政治而來，使得我們覺得同等的偶然事無決定別的民族的命運，使得我們承認，政治的表面現象如何地支配深在的經濟，知識及社會的現象。還是說，偶然事與巧佔着顛等支配的位置，因爲“一個微弱的偶然，已經夠搖翻”政治現象的不穩平衡。

結 論

馬克思的嘗試之所以成爲部分的失敗是很清楚了。他的理論很有力量。但是，我們可以第一怪牠不是超然科學的純粹產物，馬克思嘗牠爲一個政治社會戰爭的武器，共產黨宣言是最好的證明¹。第二，這無疑地是牠主要的缺點，牠的出發點不是從事實的研究而是先從一種成見的認識，由這個認識馬克思和恩格爾斯才隨着去找事實，過去的與現在的，來證實牠，不免爲了觀念而犧牲了一些這些事實，實際上馬克思主義自始非於哲學基於歷史，而常常有混淆這兩個界限的趨勢。

我們不要忘記，馬克思本來的思想師傅是黑智爾，終久未曾背棄他的辯證術。他確是說是取的一面。這不是沒有些理由，因爲黑智爾是從思想中得一切實在，而馬克思却以爲物質是一切觀念的下層建築。但是到底還是一樣手續，因爲他同黑智爾一樣要從一個唯一的來源解釋一切。由這一點我們可以認他，若不是一

1. 看安得來：共產黨宣言序引。

個唯心主義者，至少是個“唯心論家”。這便是他雖然對過去現在的事實有尖到的了解，而他常常與複雜錯綜的實在相衝突。⁴甚至他的如此深入如此科學的資本論所由進行的假設，也是大部份具玄學性的。——人們自解說，他的歷史的唯物解釋，特別是階級鬥爭說，抽象地論起來比就實事來考究要更為邏輯地真實。

馬克思很誠實地以為他的主義是真正科學的，而且盡科學一詞所含的意義。他信牠不但可以解釋社會的及經濟的事實，並且還可以決定定律，能夠預言未來。拉布力奧拉²宣稱，“批評的共產主義能夠預言未來，不是像個抽象的可能，因為牠是根據由經濟下層建築看出來的歷史的自在的必然定律。”恩格爾斯自己也說，馬克思找到的歷史唯物論定律，是和牛頓(Newton)吸力定律同等大的發現。他把一個理論當做了定律，在歷史中是沒有可以預言未來的定律的，

馬克思堅決地相信歷史進化中有定律，確確實由於他只顧及一個種類的前提：

2. 歷史的唯物認識，頁275。

在哲學之窮困³中他說，“手拉的風箱給你君主的社會，正如汽力的風箱給你工業資本家一樣。”

在資本論中也有：

“工業立法是社會施於自然的生產形式的第一次有意的反動，這正如同綿紗，自動機器及電報一樣是大工業的必然結果。”

安得來強烈地責備馬克思的這種決定論⁴，因為他說，歷史既然是不直接觀察事實，便不能夠立決定論；“沒有一種科學再比歷史帶觀念性了，因為唯有歷史是不與實體有關的”⁵。安得來的這個理由我們不覺得充分，歷史的學實雖都僅是間接記下來的，但是牠所欲達到的終究是實際。並且我們知道，準確性的科學（Sciences exactes）尚且是要把事實求入於理性，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同人的科學一樣地帶觀念性，而且甚至有玄學的原素⁵。歷史中決定論之不可能，却有一個別

3. 法譯本，頁151。

4. 歷史的唯物認識，除前引外，頁657-658。

5. 看馬也孫：前著及相對派演講（La deduction re-

的理由，因為事實太複雜了，因為偶然事，巧發的軼事太多，不能定出進化的定律。

歷史唯物論的大缺點，是牠的一面性，牠只看了事物的一面，因為牠截去了法律的及觀念性的現象。另一方面，歷史唯心論，或歷史觀念主義，也是一面性的，而且更狹窄。我們知道有一類歷史家，有意或無意地，主張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是思想團體及秘密結社的產物。他們有意地不顧無數的現象，以及激成革命得勝一切而直接的原因。甚至十八世紀有力的思想運動

lativiste) , 1925。

6. 看他們最小心的一個高察 (Aug. Cochin) : 思想團體及民治主義 (Les sociétés de Pensée et le démocrate) , 1921 ; 思想團體及不勒嶺地方革命之起源 (Les sociétés de Pensée et les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en Bretagne) , 巴黎, 1925。再參閱但 (Caston Martin) : 秘密結社及革命之預備 (La francmaçonnerie et la Préparation de la Révolution) 巴黎, 1926。

使人們充滿對現政治社會一切制度生靈革的要求，也不認爲革命危機的真正動力，因爲有別的勢力也入各黨之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古制之下經濟上受苦的窮苦階級。革命既發之後，十八世紀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思想，助成了革命的某種方向⁸。但是總之歷史唯心論比歷史唯物論的觀察尤其狹隘⁹。

因此我們得承認，這個主義，照他們的創始人¹⁰ 羅維（比某幾個過熱心的弟子要寬大而不頑強得多），

7. 看著者之祕密結社及法國革命之起源 (*La franc-maçonnerie et les origines de la Revolution française*)，在大評論中，1927年四月。

8. 看著者之法國十八世紀政治思想之進化 (*L'évolution de la Pensée Politiqu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巴黎，1925。

9. 看著者之在什麼地方猶太人和清教徒助長了資本主義的進步？一文。

10.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他們也借了不少別的思想家的原素。

實在是一種強有力的建設，包括著許多堅固的材料，與一可注意部份的真理。歷史唯物論，或是，照人所更愛說，歷史的經濟解釋，貢獻於歷史研究不少，並且永將如此。牠雖然由於創始人太相信歷史的及經濟的定律之存在，而致不能完全滿足歷史家的批評，且常與實在事實相衝突，但是牠至少幫助了我們了解過去與現在，幫助了歷史重入於科學之羣。

附 錄

譯者「論唯物辯證派之歷史哲學」

唯物史觀爲唯物辯證派之歷史哲學。就唯物言，以經濟現象爲下層建築，文化現象與政治現象爲上層建築。經濟之發展與變動，決定文化及政治之發展與變動。就辯證言，此所謂經濟發展乃矛盾式之經濟發展：古昔之封建的經濟制度，包含反於封建之因素，積之既久，反於封建之資本主義制度，乃代替封建而興；而資本主義制度之中，仍有階級間之對立，一如封建之時。是則自生產方面觀之，封建與資本誠爲「正反」，而自分配方面觀之，封建與資本又甚相「合」，卽所謂辯證法之第一原則也¹。迨至資本主義時代，階級間之對立逐漸因工人之增多，資產者之減少，而日益尖銳

1. 羅納辯證法爲三大原則者爲恩格爾斯。一爲正反合；二爲量變質；三爲否定之否定。此三大原則之本身缺陷，胡秋原君已有論述，見時代精神第三卷第一期，「論思想方法與唯物辯證法」。

，於是無產階級以其數「量」，獲得無形之優勢與威力，而社會主義之實現，乃如瓜熟蒂落，成爲必然，此卽辯證法之第二原則也。至就「整個」之歷史觀之，由原始共產社會而達於私產社會，是爲共產之否定；由私產社會再進而爲未來的共產社會，是爲否定之否定。若專就「近代」之歷史觀之，由封建進而至於反封建的資本主義，可謂否定；又由資本主義再進而爲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亦可謂否定之否定也。此卽辯證法之第三原則。茲分別論斷如次：

論經濟現象是否爲下層建築。夫衣食既足，然後可語禮義，此一般人之恆情，亦卽經濟所施於心理之影響也。若布哈林氏 (Bukharin)²，則推而廣之，謂人無賢與不肖，皆社會中之一份子，個人之心理與作爲，莫不受社會環境之養成與刺激；而所謂社會，非泛泛之總稱，乃特別之小羣，換言之，基於生產關係之經濟

2. 蘇俄布爾什維克元老之一，死於司他林氏執政以後，著有「歷史唯物論」一書，立論嚴密，堪稱空前。

階層也。任何一人，其飲食所取給，必有所自，成爲「食人」之人，或爲「食於人」之人，或爲生產者，或爲非生產者，其意識之形態，乃判若鴻溝。苟有人焉，位居糾紛，而志在革命，則其歷史上之青名，將視其能否與勞苦羣衆相合作以爲斷，此羅拉夫洛夫(Lavroff) 3.之語，亦有哈林氏「克服階級意識」之字意也。

經濟既爲心理之主宰，則間接所影響於行動者自無問題。夫歷史云云，何一非人羣行動之痕跡，指揮此行動者爲心理，指揮此心理者又爲經濟，則經濟之爲基礎，似不待辯。況政治上朝代之興亡，宗教上派別之起伏，藝術上作風之轉變，社會上禮俗之因革，苟就唯物史觀之觀點以觀之，亦無一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階級與階級間，舊經濟制度與新經濟制度間，種種矛盾之反映也。每一時代人與人間之生產關係，構成於該

3. 見拉埃坡兒，作爲進化科學之歷史哲學，頁二五九——二八〇 (Rapport,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comme science de l'évolution, l'évolution Paris, 2. ed. 1925).

代之生產力及生產方法；如生產力有發展，生產方法有進步，則原來之生產關係不能維持，於是以前之均衡突波⁴，或名之爲矛盾尖銳化⁵；社會之紛擾日甚，階級間之鬥爭日烈，政治上之秩序及思想界之風氣，俱受莫大影響。經濟之變動，使政治，文化及其他一切，隨之變動（譬如巨廈，經濟之構造爲地下之屋基（unterbau），其他現象，則基上之樓閣（Oberbau）也）。

然則經濟組織果爲社會巨廈之屋梁乎？經濟情形之能影響於政治及文化，吾人自不否認。而政治文化之能影響於經濟情形，其廣度與深度，並不亞於前者。雖馬恩二人，亦嘗承認之矣：

「在（共產黨宣言既已發表之）四十年後，恩格爾斯不能不特意地減輕這個語氣。他宣稱道，馬克思和他自己都不願說經濟構造是唯一的重要現象。不錯，經濟是根基，但是一切的上層建築，如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式，法律形式，以及政治的，哲學的理論，甚至宗教

4.主此說者，爲布哈林。

5.主此說者，爲布氏失敗以後之蘇蘇官方理論家。

的認識，也同樣地於歷史的事實上生影響，而且及於經濟現象；不斷地有動與反動」。⁶

此動與反動之存在，實與所謂「根基」，不能相容。
○ 若必欲維持舊有下層上層之說，則仍須證明經濟之影響於政治文化，大於政治文化之影響經濟。就事實言，經濟現象之受制於心理現象，非維持其說者有人，抑且蔚為經濟學上之一宗派⁷。○ 至政治方面，工業革命之成功，誠有助於英國議會政治之實現，然而中日兩國同於鴉片戰爭以後先後維新，何以日本工業化之程度遠超吾邦？豈非滿廷之顛覆，與辛亥以來之軍閥混戰，有以使其然乎！若此者，皆政治情形之限及經濟發展

6. 茲亨利，「歷史唯物論」，黎康方譯，上海民智書局，民國十八年出版（現改由獨立出版社印行）；此段引文，根據恩格斯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一函，見一八九五年份「社會主義大學者」（Sozialistische Akademiker）

7. 即所謂奧地利學派，以彭巴費克為代表，吾國鄭學稼君曾譯其書。

者也。更就文化而論，經濟上每一重大事件，如海洋發現及機器發明與工廠制度，何一非學術史之偉蹟？苟無若干發明家與探討家推動其間，則經濟本身之進步未必常能自發自激，以躋於今日之輝煌也。然則唯物史觀諸家，將以何術，使類此之互相影響，成爲純粹以經濟爲中心，以經濟爲原動力？其乞靈於辯證乎？亦未見經濟現象能由辯證律而首先發展，其他政治文化等現象，不能亦由辯證律而同時發展也。

論歷史進化是否依正反合之矛盾律而發展。以愚所見，無論整個之歷史進化，或分別的經濟進步與政治進步，文化進步，皆未嘗確依矛盾律而發展也。歷史事實紛紜複雜。絕不重演⁸。(History never repeats itself)。卽有似重演者；亦必大同小異，成大異小同。欲剔去其異，顯比其同，爲實驗式之處理，以求得其定律

8. 所謂千古無同局也。近陳登原君著有「歷史之重演」一書，商務印書館出版，書中所云，實非歷史事蹟之重演，實爲史書文字某種濫調之輾轉套用也。如稱帝王誕生，常有紅光滿室等等。

，如理化科學，殆尚未可能。進一步言，人類亦為宇宙之一物，宇宙萬物之運行消長，無不吻合於「道」，人類之歷史誠不能獨自外於斯「道」，然而「道」之存在為一舉，吾人之已否具有明「道」之充分知識與充分能力，為又一舉。吾人固不能因尚昧於歷史定律之為何物，即謂歷史中必無定律⁹，然而亦不宜因其必有定律，而即謂一己之所假定，便是顛撲不破之定律也。

上項定律，據馬恩自估謂其價值，同於牛吞萬有引力之發明¹⁰。實則馬恩二人之創，為歷史定律，初無若何豐富之史料，或精深之歷史知識為依據。¹¹ 以史

9. 參看塞列格曼，歷史之經濟解釋，第二篇第二章 (Seligm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evised. 1924)

10. 「恩格爾斯並且說，「這般定律，與數學中引力的定律，有同等的重要」」。——施亨利，歷史唯物論，黎譯本，頁十七。

11. 「當共產黨宣言出世的時候，恩格爾斯和馬克

考缺乏根底之人，縱談其「很新的功課」，而即能創造定律，或運用唯心派之本體論，作為唯物派之歷史論，「成見」¹²之譏，良不能免。所謂「成見」(Une conception a priori)與科學方法之假設，恰成對比。「成見」者，先為臆說，徐採資料，合於臆說者雖膺必取，不合於臆說者雖真必摒，要在最後結論，恰與初意符契，絲毫無損於系統之完整。此於「假設」(hypothesis)之必須廣集合與不合之材料，分別校訂其真確性，雖修正一大部份，或甚至推翻原案而不稍猶疑者，自屬更能快意；然而距離真正科學，則彌遠矣。

就正反合公式之本身而論：事之正者，其發展未必為反，反者其內容未必仍能與正相合，或進為合有正反之新形態。曠觀古今中外之史，事之由正而正者有之，

思卻還是歷史研究的生手；這門學問是他們的一樣很新的功課。」——施亨利，歷史唯物論，黎譯本，頁二十三。

12. 前著，第四章，「歷史唯物論是個成見的認識」。

由正而反，以返於正者亦有之，由正而反，以終於反而不能復正者，亦有之；安見其必爲正反合也？且小異而大同者至多，不能盡謂之爲正反也。⁽¹⁸⁾ 試例證之：如正正正之公式者，有人類社會之倫理現象：自文明以來，莫不知親其親，子其子，亦莫不以犧牲一己，扶助他人，爲高尚美德，所謂亙古不變者也。即就行爲而論，每一時代人羣之所爲，固先後不能相同，而人羣之所「能爲」，亦自古迄今不變。18. 推而至於宇宙，宇宙之能力質量，亦未聞古今有何增減。此正正正之公式也。若正反正之公式，則有辛亥之共和，繼以袁氏之帝制，再繼以雲南赴義以後之共和。又有民國十三年，共產黨之擁護三民主義；民國十六年共產黨之攻擊三民主義，及民國二十六年共產黨之再度擁護三民主義。至於正反反，反之終古不能復歸於正：則有陳炯明之始而服從總理，繼以背叛總理，終於反對總理以至於死，成爲千百年罪人，甯遺臭萬年而不顯悔過自新。又有汪精衛之始而參加革命，勇於實行(刺亂收王)

18. 見戴季陶先生「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繼以利用革命，謀一己之私名私利；終於投降敵寇，自賣賣國；則又不僅爲正反反，可以目爲正，反，反反，之典型矣。其由反，反，以終歸於正者，亦未嘗無有，如吳佩孚之始爲北洋軍閥，繼以直接與革命爲敵，而最後於日寇威逼利誘之下，不畏不感，大節凜然，其有功於抗戰，正不亞於殉職疆場之張自忠：可謂爲反，反，正，之模範。總之，事情演變，原有多方，執一以衡，謂必皆由正而反，由反而合，洵是難通之論。

若就整個之人類歷史，作綜合之觀察，則進化軌跡，當隨地域與種族之分別，而有不同。有始盛終衰，始興終滅，得時則吞併弱小，稱霸稱帝，失時則一蹶不振，永失原有之地位矣：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四國是也。有始微終微，長爲小小部落，與外世無爭無競，於文化無大進退者矣：澳大利亞中部，北美洲北部之棕人和印第安磨人是也。14，又有由微而大，

14. 民俗學家稱其社會爲原始社會，謂其程度與最古之人相差甚微，足爲原始人類之生活代表；實屬此種落後種族，其祖先由人猿進化爲真人，未必後

由大而盛，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民族之生命綿延數千萬年，愈久而愈有力，富於前途者矣，則吾中華民族是也。

以言抽像，則章學誠氏固已以盛衰興亡爲一陰一陽之消長¹⁵。斯攀格勒氏(C. Spengler)謂爲恰如春夏秋冬之循環¹⁶。梁任公先生則體味尤見深切，言其進展之狀，譬諸螺旋¹⁷。凡此諸詞，其含義皆富於馬恩二氏之正反合矛盾律也。

以言具體，苟謂原始共產爲正，現今之私產爲反，

於吾人之祖先，時爲地理環境及智力所限，未能於五十萬年以來，獲得堪比於吾人之進步耳。參看毛萊達非合著，「從氏族到帝國」，黎譯本，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出版（Moret-Davy, Des clans aux empires, Paris, la Renaissance du Livre）。

15. 見「文史通義」，原道三章。

16. 見所著「西方之落沒」，附表(Oswald Spengler,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17. 見「中國歷史研究法」。

未來之共產爲合，未知原始共產云云，事實上果爲共產乎，抑根本其時尚無所謂產，難以定其私乎？¹⁸ 未來之「合」，合共產與私產以俱有，如今日蘇聯之過渡狀態，抑爲純是共產，如共產黨人之理想乎？苟過渡而可以當此「合」，則此合非最後之合也；苟純共然後可謂合，則所合者僅有「共」而無「私」，甯得謂之合哉！

論由量變質說之不適用於歷史及此說之本身缺陷。由量變質云云，亦由矛盾律而來。彼以每一時代之經濟制度，可謂爲甲，亦可謂爲非甲，蓋以甲之外表，包含非甲之成份，則矛盾於以成立，而矛盾之日益擴展，則不得不有賴於所謂量之增加，即非甲成份日佔勢力，終使社會全貌，由甲而變爲非甲也。此爲制度之矛盾。就社會之構成份子言，自有私產以來，無論爲奴隸

18. 閱毛起鷄氏，「思想與遊戲」，時代精神雜誌第三卷第一號，及本文註十四所引之「從民族到帝國」。

19. 所謂奴隸制度社會，馬恩原指希臘羅馬時代；

制度社會或（封建的）農奴社會¹⁹。與（資本主義的）
工奴制度社會，莫不以生產工具之佔有情形分爲種種階
級，階級與階級間之鬥爭，既爲矛盾之反映，實有助於
此一制度之進爲彼一制度²⁰。○ 洎於晚近，階級逐漸
磨滅，僅餘二大壁壘，鬥爭因而愈趨單純，亦即愈趨猛
烈。○ 於此，乃有「量能變質」之運用。○ 資本必將集
中，「無產者的階級不斷地擴大，小資產階級、小工業
家、商人、小地主、手工藝者、自耕農，將要枯萎而死
……。○ 起初工人打倒了資產階級的仇敵（所謂民主革
命），就是說，同時打倒了專制君主和地主階級，現在
他們要起來直接打倒資產階級本身……。○ 資產階級的
失敗，無產階級的勝利，是不可免的」。○ ²¹。此勝利

封建制度社會，指西歐中世及近代初期；資本主義
社會，指工業革命以後。○ 茲爲醒目計，將二氏以
奴隸轉化爲農奴，農奴轉化爲無產階級之認識，分
別以農奴工奴二字，納入該兩時代之名稱中。

²⁰。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中，總理謂馬氏認階級鬥
爭爲社會進化之原因，即本於此。

之所以必不可免，新的共產主義社會之所以必將代替資本主義而興，純由無產者人數之增多，亦即「量能變質」之原則。

夫資本集中，誠為已有之趨勢，然公司之合併為一事，而股東人數益增多之現象²²。又英國自一八五〇迄於一八八一凡三十年間，正值工業化突飛猛晉之時期，擁有一百五十磅至一千磅之家庭，竟由三十萬戶增至九十萬戶。²³五十年來之美國，工業進步之速，冠於全球，工人之數量增多，而無產階級之數量或反減少。無論他國進化之情形何若，即使承認無產階級之人數常隨工業之發達與資本之集中而增多矣，亦未見無產

21. 施享利氏節錄一八四七年共產黨宣言大意，證唯物史觀之理論至此宣言乃告完成。

22. 見白香斯坦，「社會主義之理論及社會民主黨之問題」，頁四十六以下 (Bernstein, Die Voraussetzung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 des Sozialdemokratie)

23. 白香斯坦，前著。

量所佔全人口之比例，能成最大多數，以僅恃其「量」，而能一變社會之「質」也。觀於首次共產革命，乃由無產者人數極少之俄國，獲得成功，則「質」是否由「量」而變，亦顯然矣。24。

茲所謂質量互道，已失黑格爾氏原意。黑氏之說，尚不失為一家言，竊嘗以八字賅之：有則謂質，無乃量。25，蓋純屬認識之圍籠。若前段所述，無產者人數之激增，足以改變社會經濟制度之性質，甚至使革命為必然，則量之增，增於甲，而質之變，乃變於乙，令人有風馬牛不能相及之感。恩氏喜以水增熱度，變化為汽作比，26。即使正確，亦未必能移理化原理。

24. 施亨利先生謂此次革命，恰予馬氏預言以反駁；其成功乃由於政治，而非經濟。前著，頁五十四。

25. 參看劉墮貴氏，「辯證法之本來面目」，時代精神第三卷第一期。

26. 參看胡秋原氏「論思想方法與唯物辯證法」，頁十四，同上，第三卷第一期。

通之於史，況其說一究其實，無殊而戲？（所增之量爲熱力之量，非水之量，如一桶水爲水，雖增至千而極水，仍是水也；又所變者爲水之形，非水之質，水之質爲輕二養，化汽以後，仍是二輕二養也）。

自有歷史以來，人類之活動日趨繁夥，方文字未作，政體未形，事之值記述者或僅經濟，於是有所謂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鐵器以後，迄於汽機發軔，互三千年，以時間之長短言，猶遜於石器，僅當新石器時代之一期²⁷。以史實之變化言，則籠統鐵器二字，已不能滿足此三千年之再分期的需要，故以器別爲時別，率至銅器而止。繼其後者則有所謂古典時代（奴隸社會）焉，中古時代（封建社會）焉，近代（資本社會）焉。而「古典」者，文化上之術語也；中古與近代者，時間上之相對的稱謂也；封建者，²⁸。政治觀

27. 中國新石器時代之分期，據安得生氏 (Andersson) 爲每期三千年。

28. 封建二字，在中文源於左傳，成立封建親戚者以蕃屏周；在英文源於古之械鬥 (Feuds)。

度或社會秩序上之名辭也。必欲仍以經濟與階級爲分期之標準，譬如本文前段所稱，稱爲奴隸社會，農奴社會，與工奴社會可耳。然西農業以前，有牧畜焉，游牧焉，漁獵焉，採拾焉。若採拾時代，當無私產與階級之存在，至漁獵，則階級或已萌芽，然孰造階級，與其歸之於經濟，無庸歸之於政治及宗教也；29。至游牧，而部落，部族，大量併合；蓋必有定居之牧畜，然後多量奴隸，易於收容管理。唯物辯證家之於所謂奴隸社會（希臘羅馬）以後，階級與階級間之鬥爭，30。頗擅描敘，亦能運用其量能變質之原則，述奴隸之轉換爲農奴，農奴之轉換爲工奴，而於奴隸社會以前，常感傷

29. 原始民族間之戰爭，戰勝之氏族常以戰敗之氏族爲奴役；又同一氏族或部落之中，嫡系之一支常於諸支之中獨爲尊貴，歷史既久，遂有貴族庶民之不同，至嫡系之觀念本爲宗教現象，而保存亦由宗教上祭祀之需要。參看顧朝稀「古代城邦」(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e antique)

30. 早年研究階級鬥爭史之首諾，近於「普通經濟

促，未知人類活動之歷史，原不以經濟為唯一中心，僅就經濟以概其餘，自難免於鑿柄矣。

論「否定之否定」，是否能說明人類歷史之各階段。由上以觀，強分私產以來之歷史，為奴隸，封建，與資本主義三時期，已甚謬妄，至於以封建社會為奴隸社會之否定，以資本主義為奴隸社會否定之否定；又以私產社會為原始共產社會之否定，以未來共產社會為原始共產社會否定之否定；同一運用否定之否定的公式，而兩者於原來對象之關係，已甚不一致；後者尚可謂原對象之為更高綜合（由原始共產至未來共產），前者則未見有所綜合也（資本主義社會與奴隸社會絕無堪比之點）。

夫否定之否定者，在數學上原歸於正（如 $1 - (-5) = 5$ ）；用之於具有時間意義之歷史變化本不可能。蓋千古既無同局，欲一變而反，再變而復其原，稍具常識，應知其誤，且與所謂正反而「合」之旨，亦相背馳。馬恩之所謂否定，一究其實，僅為「不同」之代用

學」一書，亦否認原始真有共產(Cunow *Allgemeine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詞；所謂否定之否定者，不過甲制度一變而爲乙制度，乙制度再變而爲丙制度耳。意本如此，而放棄辯證，心有未甘，乃姑以乙爲甲之否定，丙爲乙之否定，以曲成其說，初不問否定云云，爲小有不同，抑完全相反也。

○31.

竊嘗考之，人類歷史之進化，容因地理環境與民族智識，而或有急進，或有緩進，或始盛而終衰，或始微而終大，然無論起伏如何，軌跡如何，其因革，皆有多方面之原因，非可以「物極則反」四字加以概括，更非抽象的玄學公式所得預定。況階級劃分，又宜視各區域各民族之歷史，而有不同，如西歐之封建，不僅在時間上與中國之封建相差甚遠，且西歐有商業革命及工業革命接踵而來，中國則自封建解體，迄於商業革命，距離略近，自商業革命迄於工業革命，爲時殊長；其間政治情形，中西亦迥不相侔。階段之無共同標準，具如此

-
31. 恩格斯以麥粒入土，一變而爲麥草，稱爲否定，再變而爲麥穗更多之粒，稱爲否定之否定。——胡秋原，前著，四十頁。

矣。進入某一階段之某區域，有終滯於此一階段者矣（澳大利亞中部之原始部落）；又有躍過一階段或若干階段³²，進入另一階段者矣（如美洲殖民地之紅人，不必循序漸進，即能接觸甚高之文明。又如蘇聯，自帝俄專制迄於共產革命，所經民主階段，為時數月而已）。

各地社會之進步，既無共同的步驟與相似的階段可言，此類階段之劃分又絕難純以經濟為標準，於此而強言每一社會之由甲階段進至乙階段與丙階段，含有否定及否定之否定的意義，實鮮根據。夫所謂否定者，豈非階級間之鬥爭已使被統治之一階級成為統治之階級乎，然而封建時代之農奴曷嘗能於次一時代（資本主義時代）進居資本家之地位也？究其實際，成為新時代之資本家者多為舊時代之地主；若夫農奴，則謂之大都已

32. 以馬克思主義為真理之王禮錫，亦謂「奴隸社會不在中國找不出，就在歐洲也不是各國都要經過這個階級，德國英國就沒有經過這個階段」。

——「中國社會形態發展歷史中之謎的時代」，見讀書雜誌第二卷，第七篇八期兩刊。

轉化爲工奴，可耳。否定之意義安在？

或謂否定者，由是而至於非。苟封建演變而爲非封建，已合否定之義；然則「非封建」，再演變而爲「非非封建」，何以必爲社會主義，而不返於封建？夫小有演變，即可謂非，宇宙間之一切，原是旋生旋滅，（所謂剎那），何必由封建進抵於資本主義以後，始謂之「非封建也」？應知周成王之封建，至襄王時已「非」；昨日之美國資本主義，至於今日已非；今年之蘇聯「社會主義」，至明年亦必已非！况「非甲」者，所含甚廣，未必是乙，而非丙與丁也，吾人果何所據而知封建之否定，卽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之否定，卽是社會主義？若以私產爲標準，則封建時代亦有私產，其否定，應爲社會主義，而不應爲資本主義也。如以貴族爲標準，則資本主義之英國，貴族之存在依然，唯物辯證家或將目我爲無識，教我以「自給自足」爲封建之標準也，實則純粹自給自足之經濟，原不存在於封建之時；而封建初期之經濟與封建末期之經濟又迥不同。若以標準而論，無寧謂末期封建之距離初期資本主義，更

近於距離初期之封建也。能謂末期封建爲初期封建之否定乎？唯物辯證家或將答之曰，然。充辯證之說，蓋無時無地無物而不在否定過程之中，又無時無地無物而不在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之中，玄誠玄矣，又何以自圓其階段發展之理論乎？

結論 經濟事實之爲全部歷史事實中一重要部份，自無問題；惟若以經濟事實爲唯一重要之部份，甚且以之解釋其他部份如政治文化等等之變遷，謂經濟爲下層建築，下層建築之動搖，使所謂上層建築隨之動搖；又謂經濟本身，包含「固定的」生產關係與「不固定的」生產力之矛盾，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矛盾，舊的生產工具所有者與新的生產工具所有者之矛盾，謂矛盾發展爲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之結果，產生新的社會，其進化情形，可以依正反合，量變質，及否定之否定等三大辯證原則爲解釋，則於吾人之歷史知識，出入殊多。蓋經濟之發展，誠可以影響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之發展亦足以影響經濟；必欲於三者判別孰爲主動，無庸推文化

33. 經濟之進步，多由發明；政治之進步，多由新

爲第一位³³。至於進化之軌跡，由於政治文化及經濟交相影響，再加以天時（如太陽之黑點），地理（如沙漠、草原、海洋、森林、物產等），人心（如少數聖賢之創造慾，多數份子之享受慾，及一時代之風氣等），諸方面之限制與促進，實非簡單之矛盾原則所可概括。若量之變質，及否定之否定，原屬玄學戲言，更無待辯。

吾人所責於馬恩及其每况愈下之徒衆者，爲不以史料之研究爲出發，而以空想之臆說爲出發，非惟入主出奴，抑多削足就履。流弊所及，虛心全喪，客氣用事，以言學術，則尤清於清談，以言革命，則無一而不可反，於人難忠，於己無信，於團體則糾紛層出，於家庭、社會、民族、國際、乃絕無一當；未知宇宙本體，原寄於誠，不誠無物，最爲研究歷史者所宜知也。

的政治學說。文化自亦受影響於經濟及政治，但政治作用，半爲消極，即秩序之維持；經濟作用，半爲目前，即衣食需要之滿足；真爲推動未來之工作者，莫如文化。

版 權 所 有		歷 史 唯 物 論 批 評	
經 售 處	印 行 者	譯 者	校 對 者
重慶 中一路二一〇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 磁器街二十二號	獨 立 出 版 社 重慶 香園寺上首	黎 東 方	吳 正 良
正 中 書 局			
實 價 十 一 元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二 月 初 版			